

# 亞洲



六月號

---

第一卷 第三期

# 自由評論

## 第二一期目錄

談俄蒙協定.....	羅隆基
一九三六年的世界國際大勢.....	張忠絃
醫學與優生學.....	潘光旦

## 第二二期目錄

國人應注意憲法草案.....	羅隆基
關於共產黨的一封信.....	陶尚行
泰山靈巖遊記.....	李長之

## 第二三期目錄

國民大會的組織法與選舉法.....	羅努生
五月四日.....	梁實秋
文藝批評家之羅斯金.....	定之
來函一件.....	

## 第二四期目錄

### 憲草討論專號

憲法草案中的總統.....	羅隆基
再論憲草第一條.....	梁實秋
讀憲草偶感.....	吳斯麟
「三民主義共和國」.....	尹思魯
關於憲法草第一條之輿論一斑.....	編者

### 附錄：憲法草案全文

全年五十期，半年二十五期。零售每期四分。定閱全年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另加一元六角，半年另加七角。（郵票十足通用）

社址：北平東城什方院內松樹院甲三號電話東局一〇八〇

## 王章樹啓事

本人因事務紛繁，勢不能繼續擔任編輯，自第四期起，仍由杜紋呈先生負責主編，來稿或關於本刊之信件請仍寄北平北池子頭條七號本刊編輯部。

## 歌謠週刊

國立北京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會出版

### 第六期目錄

歌謠是什麼.....	李長之
歌謠中的姑嫂.....	楊向奎
歌謠選錄.....	
編者的話.....	徐芳

### 第七期目錄

歌謠的襯字與泛聲.....	羅庸
一千年前一首吳音山歌.....	容肇祖
民間世說序.....	羅香林
歌謠選錄.....	

### 本刊歡迎直接定閱

價目：每期零售銅元六枚。全年四十期（四十期爲一卷）連郵費共收大洋五角，郵票代洋不打折扣

發行處：北平沙灘北京大學出版組。

## 綠洲月刊 第一卷第三期 目錄

刊名製字.....朱光潛

封面：創造者.....A. Beseelend

### 論 著

- 談戲的兩種演法 ..... 孟 實 (282)
- 談「咆哮山莊」 ..... 梁實秋 (285)
- 海涅論 (M. Arnols) ..... 于貝木 (289)
- 文學趣味的修養 (A. Benultt) ..... 影 波 (292)
- 論戲劇底 Suspense ..... 吳士星 (296)

### 詩

- 詩一首 ..... 陳敬容 (301)
- 愛情篇 ..... 何其芳 (303)
- 無題 ..... 曹葆華 (305)
- 憶 ..... 徐 芳 (306)
- 慰藉 ..... 李宜燮 (307)

無題 .....	廖 炳 (309)
有客 .....	辛 笛 (310)
題贈 .....	南 星 (311)

#### 小 說

壞孩子 (O. Theer) .....	影 階 (312)
聖誕節的禮物 (O. Henry) .....	今 實 (318)
他的漂亮妻子 (marie Busch) .....	袁同華 (324)

#### 散 文

雨天及其他 .....	方 敬 (332)
箕筭散文二篇 .....	殷晶子 (335)
秋末二章 (G. Gissing) .....	宜 今 (337)
一個單身者的幻想 (D.G. Mitchell) (續) .....	望 之 (339)

#### 戲 劇

浪子的機謀 (五幕劇) ( G. Farquhar ) .....	王章樹 (348)
-----------------------------------	-----------

#### 文壇消息

海外文壇消息 (八則) .....	謝 琦 (373)
-------------------	-----------

綠洲月刊社特聘

梁治耀律師

担任本社常年法律顧問

梁律師事務所：北平內務部街二十號  
電話東局二三六四號



北辰宮

在

北平東城燈市口卅七號  
電話東局一二五七

是一個

規矩

紀律化

清潔

基督教化

安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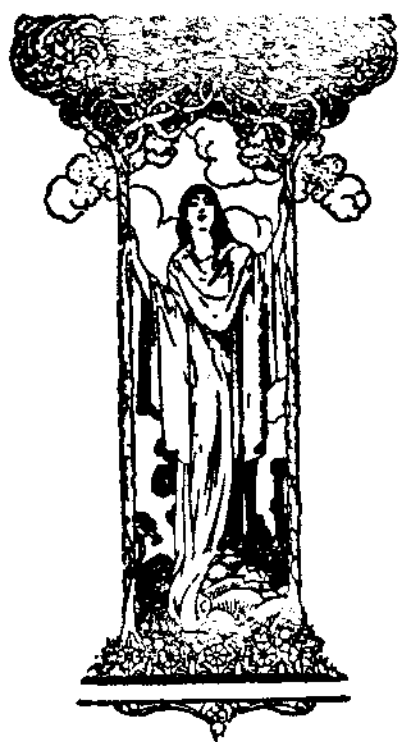
家庭化

舒適

方便

的寓所





綠洲月刊

第一卷 第三期

一九三六年六月

## 談戲的兩種演法

孟 實

從名戲角的傳記看，戲有兩種演法。一種是取「分享者」的態度，忘記自己在演戲，彷彿自己變成所扮演的角色，分享他或她的情感，一切動作姿勢言笑全任當時情感支配，自然流露，出於不得已。法國著名女戲角莎拉邦那(Sarah Bernhardt)就是如此，她說，「通常我們可以把人生憂患一齊丟開，在演戲的那幾點鐘內，把自己的性格脫去，另穿上一個性格，在另一生活的夢境中往復周旋，把一切都忘去」。她談到在倫敦演臘辛(Racine)的悲劇「斐竺爾」(Phédre)的經驗說：「我悲痛，我哭泣，我哀求，我呼號，這一切全是真的；我的痛苦是人所不能堪的，我的淚是酸辛熱烈的」。當時法國著名的男戲角安妥汪(Antoine)的演法也是如此。他談到演易卜生的「群鬼」，曾經說過：「從第二幕以後，我什麼都忘去了，忘記觀眾，忘記戲所生的印象；幕閉後，我還是在嗚咽，還是垂頭喪氣，過了一些時候纔能恢復原狀」。另一種演法是取旁觀者的態度，時時明白自己是在演戲，表情儘管非常生動自然，而一舉一動一言一笑却都是用心揣摩得來的，面上儘管慷慨淋漓而心裏却非常冷靜。中國演舊戲的人們大半是如此，扮演一個角色都先須經過長期的學習訓練，什麼笑，什麼掀鬚鬚，都有一定不移的「家法」。十八世紀英國著名演莎士比亞的戲角嘉里克(Garrick)也是最好的例。他有一次演理查德



(Richard)，演到興酣局緊時，神色生動，如出自然，他的女配角見到他那副可怕的样子，在台上嚇慌了，他却仍能以眼示意，叫她鎮定些。十九世紀意大利著名的女戲角杜司(La Duse)也說她無論表演到如何生動時，心裏依然是冷靜的。

這兩種演法根本不同，在分享者起移情作用，演什麼戲角就變成什麼戲角，旁觀者不起移情作用，演任何戲角都意識到是自己。這兩種究竟哪一種比較優勝呢？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笛多羅(Diderot)著過一部談戲劇的書(Paradox sur la Comédie)竭力主張演戲者須能很冷靜地控制自己，時時聽着自己的聲音，瞞着自己的姿態動作，切忌分享所演扮的人物的情感。這個主張後來演為戲藝中的所謂「不動情感」(Insensibilité)主義，影響頗大，不過也有人辯護「分享者」的演法，以為笛多羅的主張太偏，俄國著名導演家考米莎葉夫司基(Komisarioussky)說，「一個戲角如果瞞着自己表演，決不能感動觀衆，或是有若何創造的意味」。在我們看，上述兩派都各有極成功者，兩種演法各有長短，演者應顧到自己性之所近，不必勉強走哪一條路。不過有一點是很顯然的，在舞台上創造性格時，冷靜的有意的揣摩也可以成功，移情作用並非必要的條件。

看戲者也有分享者和旁觀者兩種。分享者看戲如看實際人生，到興會淋漓時自己同情於某一個人物，便把自己當作那個人物，他成功時陪他歡喜，他失敗時陪他懊喪，比如看「哈孟列德」，男子往往把自己看成哈孟列德，女子往往把自己看成皇后或奧斐麗亞。有些人可以同時分享幾個人物的情感。比如看「哈孟列德」，無論是男是女，注意到哈孟列德時便變成哈孟列德，注意到奧斐麗亞時便變成奧斐麗亞。戲角出沒無常，觀賞者的移情對象也轉變無常。此外也有些人雖不把自己看成一個角色，却闖進戲裏去湊熱鬧，彷彿他自己也是戲中角色之一，或者戲中角色是他的實際世界中的仇人或友人。一位英國老太婆看「哈孟列德」到最後決鬥的一幕，大聲警告哈孟列德說，「當心

呀，那把劍是上過毒藥的」！這一班人看戲最起勁，所得的快感也最大。但是這種快感往往不是美感，因為他們不能把藝術當作藝術看，藝術和他們的實際人生之中簡直沒有距離，他們的態度還是實用的或倫理的。真正能欣賞戲的人大半是冷靜的旁觀者，看一部戲和看一幅畫一樣，能總觀全局，細察各部，衡量各部的關聯，分析人物的情理。這種活動當然仍是科學的而不是美感的。但是經過這番衡量分析以後，整個作品所現的形相纔愈加明鮮，美者愈見其美，所得的美感也愈加濃厚。

## 談「咆哮山莊」

梁實秋

咆哮山莊(Wuthering Heights)是英國十九世紀中葉女小說家哀美利伯朗特女士(Emily Brontë)的唯一的作品。一位女作家一生只寫了一部小說，這小說總有點別致。

哀美利伯朗特雖然是一個到了三十歲就死去了的青年女子，雖然是沒有嫁過沒有多少經驗的女子，雖然是一個鄉下小人家的女子，但是咆哮山莊毫沒有一點女人氣息流露出來。初發表時用的是假名，立刻有評論家揣測這作者必是一個脾氣古怪的男人。這揣測有一半對，一半不對，脾氣古怪誠然有之，但不是男人。平常女小說家的作品，內容往往不離家庭生活浪漫戀愛等等之瑣細描寫，容易流於纖巧詭弱。而哀美利伯朗特則有雄渾的氣魄，惟有喬治奧特差可和她比擬，這兩個可說是女作家中最富男性者。

我說哀美利的脾氣古怪，是有憑據的。加斯開爾夫人著莎綠特伯朗特傳是英國傳記文學中的一部傑作，雖然名為莎綠特的傳記，實則伯朗特三姊妹是分不開的一個單體。三姊妹的性格不完全一樣，但相差不多。莎綠特居長，享年最久，聲名亦最大。其實最富創作天才的是哀美利。哀美利承受父母遺傳最大，高傲，冷靜，孤僻，而又深蘊着熱情，無疑的是她的愛爾蘭父親的遺傳。她的父親是牧師，也是作家，寫過四部平庸的作品；母親是一個多感深思的女子。她的兩個姊

姊都是患癆病死的，她於咆哮山莊發表後也發現了同樣的病象，但直到臨歿時才允許延醫珍視，其倔強可見。

三姊妹中以莎綠特所受教育為最優，她會留學於比利時，學習法文，哀美利也去了幾時，但於母死後便在家照料家務未能繼續向學。她只能算是受過中等教育，在貧寒的家庭中度着刻苦的生活，本想開辦私塾，又為了一個不成材的酗酒吸食鴉片的兄弟所累而不能如願，結果於無可奈何中從事著作。哀美利老早寫過詩，並且是很秀秀的。近來她的詩集已有全集刊行，從詩裏可以察看出她的內心生活。以她這樣的教育程度而能創出不朽的傑作，是無法可以解釋的，只得歸之於天才二字罷了。

咆哮山莊刊於一八四七年，就是在這一年薩克萊發表了浮華世界，丁尼孫發表了公主。咆哮山莊的背景即是伯朗特卜居的約克縣曠野，是一片岡巒起伏的荒僻區域。伯朗特居住的華屋資牧師住宅，現已改為「伯朗特紀念堂」，已成為憑弔文人所必至的一個聖地了。

咆哮山莊的故事大略如此：一位下鄉避囂的旅客租下了一座別墅，有一天他去拜會房東，這房東即是住在別墅不遠的地方另一古屋，他發現了房東一家人脾氣非常的冷酷乖僻，他於是從一個曾在房東家當過老媽子的老婦口中得知房東的歷史。這房東便是小說的主角，他的歷史便是小說的主幹。

房東姓名是希茲克利夫，他原是一個來歷不明的孤兒，被咆哮山莊的主人亨紹先生撫為義子，頗蒙優遇。後亨紹死，子新德來亨紹繼承其產。新德來之妻旋卒，遺一孤名海頓。新德來有妹名卡沙琳，與希茲克利夫善，而卡沙琳旋嫁隣之富戶林頓，希茲克利夫大恚絕去。數年後歸來，則新德來嗜酒與賭，盡失其產，且縱酒至死，咆哮山莊乃為希茲克利夫之產，海頓反為寄人籬下之傭僕。希茲克利夫時至林頓家，卡沙琳視為舊友，林頓則雅不歡，終至於衝突。卡沙琳既感林頓之誠，復不能忘情於希茲克利夫之愛，遂抑鬱以終，遺一女，亦名卡

沙琳。希茲克利夫一面置卡沙琳於死，一面復與林頓胞妹伊沙白拉偕奔，至是林頓遂成親眷而又成死敵。伊沙白拉舉一子，不勝虐待遂亦逃亡在外，貧困至死，遺孤由其父領回，取名林頓希茲克利夫。後林頓病篤，小卡沙琳與林頓希茲克利夫發生戀愛，希茲克利夫迫之成婚。林頓死，林頓希茲克利夫亦死，至是希茲克利夫遂擁有咆哮山莊及林頓之產，但衷心疚歎，終病不起。孀媳小卡沙琳與海頓終成眷屬。

這是情節的大概。咆哮山莊是個古老神秘的建築物，使小說增加鬼氣不少，這也是英國小說中「峨特派」的遺風。希茲克利夫之兇殘自私直非人間所有，然而我們讀時並不厭恨他，他是失戀的瘋人，我們倒要憐憫他。以兩家三代的故事凝為一體，多少盛衰變遷穿插在內，有人說咆哮山莊是一部史詩，也不算過分。

在批評方面有所謂「伯朗特問題」者，問題是在那裡呢？我現在可以略述這問題之有關哀美利的一方面。

有些批評家以為咆哮山莊是否哀美利的手筆，是個問題。以二十幾歲的一個鄉下女子能寫這樣一部大作品自然近乎奇蹟一類，但是我們應該尊重莎綠特所寫的兩篇序文，她明白的說哀美利雖然沒有多少生活經驗，但她對於她團團的鄉村人物的各種性格以及各家庭中所發生的慘變是會極留心觀察的。有人疑心這裏面有莎綠特的手筆，莎綠特自己否認了，尙有何說？至於伯蘭威爾伯朗特那個不成材的弟弟，與咆哮山莊自然不能說沒有關係，例如酗酒一類的墮落生活無疑的以伯蘭威爾作為藍本。但是若說希茲克利夫即是伯蘭威爾，這也只能說是一種揣測。有人以為咆哮山莊有一部分是伯蘭威爾寫的，這在未提出充分證據之前我們也無從置信，而據已發表的片段的伯蘭威爾的作品，則我們看不出他有參加寫作咆哮山莊的才力。

普通人的觀念總以為一個女子頂多能寫出像奧斯丁女士那樣的作品，若是寫出魄力大些的作品，便要驚異疑惑。有人以為哀美利本人

必是情場失意者，必有不可言宜的苦痛鬱結于衷，故有咆哮山莊慘酷之作。這也許是的。文藝往往不離自傳的成分。可是我們若要證實那一部分是自傳，那一部分是想像，這常常是不可能的。

據我看「伯朗特問題」，至少關於哀美利的一方面，是不成立的。哀美利的天性是陰沉的，情感是熱烈的，終身未嫁也許使她的情感遭受了一些壓抑，家裏貧困的境逼迫使她做管家的職務——因此而成就了一個寫咆哮山莊的天才。這其間並無什麼疑竇。

## 海涅論

Matthew Arnold

記述海涅而不注意他內心裏的猶太人的本質。這記述是不完全的。他談論他的民族和談論別的事情一樣的隨便，但是他却從它那裏接受了一種大的力，還沒有人比他自己更知道得清楚……他的內心裏同時有希臘精神和猶太精神盤據着；這兩種精神都發展到了無限，成爲一切的詩和藝術的真正目標——美是希臘精神，崇高是猶太精神。就他那文學形式的完備，他的愛好清楚，他的愛好美麗而論，海涅是希臘人；就他的熱烈，他的不羈，他的「說不出的渴望」而論，他是猶太人。然而什麼猶太人曾經像這樣談論過猶太人的事？——

「在漢堡貝克寬街（Bakers' Broad Walk）的單間屋子裏住着一人叫謨塞斯龍浦（Moses Lump），整個星期他背着包袱，在風雨中奔走，去賺那幾塊錢；但是星期五那天晚上當他回到家裏，他發現桌上點着七枝燭，桌上鋪着一塊漂亮的白布，於是他卸下包袱和思慮，偕同他的斜眼的妻子和更加斜眼的女兒坐到桌邊，一塊吃着配上美麗的白色蒜頭醬油的魚，一塊唱着偉大的大衛王的讚頌歌，滿心高興地想着以色列的子孫打從埃及出來……我可以對你講這人很快樂，他心滿意足地穿着青睡衣坐着，稱心地點想着他的燭，他並不要翦去燭花；我可以對你講，倘若燭燭變得暗一點，而那個專幹翦花的女人不在跟前，正在那會，羅斯查爾德大王（Rothschild the Great）

帶着所有和他共同征服世界的經紀人，盤剝貸主，經理人和總書記等進來，並且羅斯查爾德說：「謨塞斯龍浦，你願意什麼就向我要吧，什麼都答應你；」——博士先生啊，我相信謨塞斯龍浦會安靜地答道：「給我把那燭花翦了！」於是羅斯查爾德大王讚賞地喊道：「我要不是羅斯查爾德的話，我願作謨塞斯龍浦。」

這裏海涅在滑稽一方面把他的民族顯示給我們。在鄭重方面他在他那首寫耶胡達，班，哈來未(Jehuda ben Halery)的美麗的詩裏顯示給我們；這是一位詩人，屬於「亞拉伯，舊西班牙，猶太詩派的偉大黃金時代，」他和楚巴都(troubadours)同時，到耶路撒冷去參拜；他在那裏的殘蹟中間，唱了一曲西昂歌(Song of Sion)，這歌在他的民族間很出名：

「那一曲淚珠歌就是著名的輓歌，唱遍了全世上雅各的零落的帳幕，

「正當五月九日，泰特斯·未斯巴夏奴斯(Titus Vespasianus)破毀耶路撒冷的週歲。

「是的，那就是西昂歌，耶胡達，班，哈來未在耶路撒冷的聖蹟中臨終歌唱着。

「赤脚，素衣，他坐在石柱倒頹的斷塊上；五體投地，

「髮蓬蓬，像一叢髻林；他那煩惱悽慘的臉，飽滿的眼投射着怪影在那窺視的臉上。

「他這樣坐着唱着，像往昔的先知；又像耶列米亞(Jeremiah)長老的再世。

「但是大胆的薩拉森人向那道馳來，高坐着駿馬，倚着雕鞍，舞動着長矛；

「矛頭刺進了歌者的胸前，一霎飛影似地逃去。

「長者的鮮血靜靜地流，他靜靜地唱完了歌；最後還歉疚着耶路撒冷！」



……海涅死了，留下一個玷污的名字，和顯著的過失——過分的易感，情感的濫施。對敵人的怪誕的攻擊，對友人的更加怪誕的攻擊，缺乏寬容，肉感，不斷的嘲諷——這還能說不是過失嗎？……但是我個人批評一位大才子不願意着重反面。我寧願談談海涅的正面。他不够做現世界的解釋者。他只是人類自由的戰爭中一位有才幹的兵士。但是像他這樣，他在歌德死後的世紀中那部分的歐洲文學裏面是個無比地最重要的人物（我相信後人也是這樣說的。）

（于貝木節譯）

## 文學趣味的脩養

A. Bennett

### (二) 你的特殊情形

普通受過相當教育的人對於他本國古典的態度是猜疑的——我會說差不多是恐懼的。我決不拿莎士比亞的情形來說，因為莎士比亞是在學校裡「教授」的；這是說，教育部和各小學當局通力合作使每個孩子視莎士比亞為終身之敵。（幸而他仍不「教授」布雷克 Blake 1757-1827）。我現在拿布讓（Thomas Browne 1605-1682）為例，為的普通受過相當教育的人，在少年時代對他尚無厭惡。他必須讀布讓，他的風格在英國的文學的園地裡是無人比得上的。一天他在書店的窗內（或者應說在窗的外面，因為他對於進書店總是躊躇不決的）看到「醫生的宗教」（Religio Medici），由於試試的心情把它買了。他並不希望這書使他銷魂動魄地感動着；深奧的本性告訴他，布讓是「不與他同道」的；結果他所受的感動還沒有希望的那麼深廣。他讀了讀序言，瀏覽了本書的一兩頁。除見到一些文字外，沒有看到別的，無論那點，這書未曾叫他觸目動心。他為樹所蔽，見不到樹林的整體。於是把書擯棄了。有人如果提到布讓，他就說：「是的，好極了」！說時一般傲氣橫在心頭，因為無論如何他是買過而且察看過他的作品。深心中却猜疑崇拜布讓的人是自吹自擂，裝腔作勢。過一年光景之後，他恢復了為布讓所打下去的勇氣時，假如他還年青而

且有望，他重拿康格芮夫 (Congreve 1670-1739) 與愛迪生 (Addison 1712-1719) 作試驗。同樣結局！這樣繼續上十組八組，直到他與古典的緣分終於斷絕！這便是普通受過相當教育的人的文學歷程——雜誌新小說不在其內。

甚至你的情形與這位普通人的愚鈍情形有某些相像，而這相像是妨礙前進的，雖然你的心中預有文學思想。你並不津津有味地去接近古典——無論如何沒有接近你所喜歡的現代作家的新小說那麼入迷。當你趨在床上讀吉鏘 (Gibbon 1737-1794) 的羅馬衰亡史的時候，你從不向自己喃喃道：「臨睡前我必須再讀一章」！普通說起來，古典沒有給你以名副其實的快感。你之讀它們，與其說是由於快樂心，不如說是由於義務心，由於促進個人及做正當事的心情。你並不鼓動雙唇說：「那於我是有好處的」。對於讀書你祇做下小小的計劃，之後就造出許多不能實行的託辭。看到新的或非古典的東西，你無疑會把古典擯棄。克萊芮利，哈爾樓 (Clarissa Harlowe) 是世界上傑作小說之一，你對這種判詞能假聲附和就算不壞——可是一位新克波林 (Kipling 1895-1936) 或者一本新雜誌將引你把這小說拋開，正如克波林等在幾天之內就叫你討厭了！所以你不得不自己設立規則，就像：「在未讀完一小說時芮恰德孫 (Richardson 1689-1761) 或吉鏘，決不讀別的」。這樣證明出你拿一部古典當做藥丸，把來吞食敏過果醬的甜味！愈近代的古典愈像當代的材料，也就愈不儻前世紀的古典，你發現它愈益容易，而且愈益誘人，所以你喜歡把愛麗奧特 (George Eliot 1819-1880) 布讓蒂姊妹 (Charlott Brontë 1816-1855, Emily Brontë 1188-1848, Anne Brontë 1820-1849) 與塞克芮 (Thackeray 1811-1863) 的作品判為古典，因為你從真心理愛好他們。你對於他們的感情和對於雜誌上的「痛快淋漓的故事」的感情是相互接近的。

我可以鋪張——反之，我可以素描——你的特例的不能令人滿意

的特徵，但是大概你承認我所說的形情有幾分相同。實情是如此，你不會不接受吧。你對自己不滿。希望多有點真的文學固執性。感覺到錯悞。可是不能指明缺點何在。並且你自己覺到有點虛偽。內心裏有種力量不斷地使你對古典表示熱情，而這種熱情却非出自心靈。你甚至試說服自己是在欣賞一本書，可是讀了半本，因而停住，以後就忘記再來讀它了。你隨時隨地購置古典作品，買後即束之高閣；實地斷定領有書籍就夠了，而且僅僅領有書籍就能得到天才的表徵。事實上你是一個虛偽者。而且你的心靈成了一個忐忑追悔的海。你反省着：「按着安那德（M. Arnold 1822-1888）所說的。我理應對握茲握斯（W. Wordsworth 1771-1850）的導言完全發瘋。可是我並未發瘋。爲什麼不？想對導言完全發瘋，難道我得成一學者，讀問博究嗎？還是，不管我的含混的渴慕，我生來於文學就沒有純正趣味的才能？我的確希望我能欣賞握茲握斯的導言，像我欣賞海濱雜誌（Strand Magazine）上威爾斯（H.G. Wells 1866-）那篇「盲者之鄉」的優美故事一樣」。……是的，我十分相信在你不滿意的，更神聖的一刹那，你要向自己說這話的。我確信我已診斷出你的病徵來了。

修養文學趣味的企圖乃是心投意合的工作；不然，便得不到成功的。但這却不是說，它是件簡單容易的事情。企圖與包格（Colone Bogey）對打高爾夫球乃是心投意和的工作，可是其意含有虔誠及規則的訓練。一件要常常繫在心頭的事實！藉着一時的努力，而非專心一意，你決不會實現你的大志——如此偉大，如此有力的志向！你開始必須具有相當的決心。必須抓住事件的極度。必須以偉大的魄力對付偉大的事業。應當在日歷上記下這一天，視作隆重的典禮。人性是微弱的，因之需要詭計般的幫助，即是在追尋快樂，也不可缺少。時間是你必需的，而它已莫明其妙地規則地播出，待你受用。許多人聲明不能規則，因爲規則會使他們麻木。我想少數人確是如此，其餘反對

規則的人就是替懶惰說話了。我却以為你個人是能够規則的。並且我十分相信，你如果能在每星期的某日某時堅絕而且持久地專去做修養文學趣味的工作，你一定迅速地達到成功。決心的單純活動會幫助了你。這是開端第一着。

第二便是處在書籍的環境中，給自己創造出一團書氣。僅僅書的物質方面也是重要的——比對生手似乎如此的說法更為重要。理論上講（除了參考書）學生在一段時間內祇需要一本書；一位文學愛好者可以籍着購書的增加來發展他的趣味，一星期費六辨士，或一天一辨士，去買六辨士版的古典，以後再買別種六辨士版的古典，這樣他可以在帽盒，餅乾匣中貯藏起他的文庫。但是實際上，他在這種情況之下，想得到成功，那他非是妖怪不可。我們必須令眼睛獲得滿足，手獲得滿足，及私有意識獲得滿足。有犧牲才有文學利益。凡值得犧牲常是寶貴的。購書詳細計劃俟多得點知識之後再談。就現在說，購置——購置一切曾經批評界權威認可的作品。祇管買，不要顧到目前急於讀什麼。購置！以書籍來做你的環境，竭力充實豐富。關於閱讀方面，我現在要特別教示的一切，祇是具有一個一般的與概括的趣味，為的熟悉「文學各部分」的形態。隨便翻翻一本錢博斯（Robert Chambers 1802—1871等編）英國文學百科全書，算作第三個提示，這是一種可贊賞而且娛心的練習。凡是叫你動心的工作家就可以記一記。

（本節完） （影波譯）

## 論戲劇底 Suspense

吳士星

英國科林斯 Wilkie Collins 曾說過：一篇小說若要吸引讀者的注意，須具有三種勢力，即是「使他們笑，使他們哭和使他們等待」(Make them laugh, make them weep, and make them wait)。其實，把這句名言應用到戲劇上去，我以為比應用在小說上更為適當，更見有力量。科氏的意思，無疑地是指「情節」而言：小說的情節必須達到使讀者「笑」，「哭」和「等待」的程度，纔能夠緊緊地抓住他們底心靈，而免其注意力底弛懈和甚至分散。這自然是一點不錯的真理；不過小說發達到近代，頗有些歧出了。我們常見許多這類的作品，牠們的「生存素」不靠「情節」上，而靠在另外的許多新的特質上如「風格」，「思想」，「情調」……等等。牠們的情節儘管不使人發笑，哭泣和急切地等待，但是牠們依然能夠吸住讀者的心靈。這只要是讀過芙爾夫(Virginia Woolf)，爵也斯(James Joyce)等人底小說的，便可以認清這點了。

可是，戲劇則不然，牠的存在底可能性是絕對地依賴着「情節」的。人人都知道戲劇是一種直接地訴諸觀眾的藝術，換句話說，戲劇必須由演員當着一羣觀眾在舞台上表演，才能見出它的充分功用或價值的所在。而所謂「觀眾」也者，其複雜性是可想而知的。記得魯俄(Victor Hugo)曾經把劇場裡的觀眾分為三種：詩人，哲學家，

平民；其實，如果我們從生理的結構上和精神的氣性上更仔細地去分析他們，當然不僅包括這三種人而已。在如此複雜的觀眾底面前表演一齣戲，而希望獲得滿意的成功，這是多麼的困難呢！除非有一個很「普遍性」的動人的「情節」。所謂「普遍性」，就是說：一個戲劇的情節，必須同時能夠抓住詩人，哲學家，平民和其他種種人的心靈，使他們大家的注意力集中於舞台，如鐵屑受磁石的吸引一般，當它上面被表演的時候，「笑」的地方，無論詩人，哲學家，平民等等都得笑；「哭」的地方，無論詩人，哲學家，平民等等都得哭；「等待」的時候，無論詩人，哲學家，平民等等都得等待。不能夠當一部份人在哭，笑或等待的時候，而另一部份人却一點不受感動，甚或做些完全不相干的動作，茫然不知舞台上現在所幹的是什麼。更不能夠表演是表演，觀眾是觀眾，舞台下所有的觀眾一點不對台上的表演發生感應。如果有上面所說的現象產生，這當然不是觀眾的過錯——觀眾完全無錯，他們確是抱着滿腔的熱誠來看戲的；我們將歸咎於戲中「情節」底缺少吸引力了。近代新起一派象徵主義的劇作家，曾有做棄「情節」，而想從另一方面樹立戲劇藝術的價值的，如梅特林克之流。戲劇本是「動」的藝術，其情節應充滿了「動作」，纔能引起觀眾的興趣。反乎此，梅氏為證明「靜」也可以在戲劇中佔着與「動」一般的位置，便創作了代表他一派的許多劇本，特別在戲中發展「靜」的情調。但是，當搬到舞台上去演的時候，結果是整個失敗了。現在我們證明了梅氏一派的劇本，都是不適於舞台的東西。戲劇不能表演，其存在價值當然發生動搖。由這點，我們更可以反証戲劇「情節」的特別重要了。

「情節」是以具有「使觀眾笑，使觀眾哭和使觀眾等待」三種勢力為最佳，這是上面說過了。但是我們如果站在戲劇「技巧」的立場上來討論，最後一種勢力——「使觀眾等待」，實在尤為重要。細想起來，我們只要這種勢力在一個戲中表現得「緊湊」、「巧妙」和「

生動」，使人笑，使人哭：好像這是必然的結果，用不着什麼特別顧慮。這「使觀衆等待」的意思，我們在戲劇上有一個專門的名詞來表出，就是 Suspense。這個名詞是比「使觀衆等待」這句短語更能夠顯示出戲劇中所應用的這種技巧的精神的。按照這字的本義可以解釋爲「懸望」，「憂心」或「提心吊胆」，但是應用到戲劇上來，便是一種最巧妙，最力强的主要「技巧」。戲劇家往往用這種「技巧」增加「情節」的力量，尤其是使得情節中的「主要場面」(Main Situation) 非常得勢。一個戲劇情節大概總可以分爲三部份：發展，頂點，終結。「頂點」的地方卽是「主要場面」的所在，它是一個情節的結構發展上必然的要求所產生的場面。「頂點」往往擱在一劇的最後面，緊連着「終結」，而讓「發展」佔去劇情的大部份。這就是因爲利用 Suspense 的緣故。譬如把「哈孟雷特」一劇做例。其中主人公哈孟雷特仇殺丹麥國王是這劇的「頂點」卽所謂「主要場面」，觀衆看第一幕時就知道了將有這回事情發生。當國王在私室中祈禱的時候，哈孟雷特拔劍站在他的背後，觀衆便以爲「主要場面」到來了。但是莎氏比亞只是使他們提心吊胆地等着，直到戲劇的末了才讓它實現。試想觀衆的心弦在這當兒是多麼的緊張呵！

又如喜劇巨臂莫里哀的傑作偽君子 (Tartuffe)。一開幕，觀衆們便聽見了主人公載度甫先生的大名，和關於他的性格的談話，頓時對於他發生莫大的興趣。戲一步步地演下去，觀衆們越發給這人的意象打動了心弦，而熱望着親他先生的尊容；但是莫里哀一直等到三幕揭開後才讓他珊珊其遲地出來，真是望穿了觀衆們的「秋水」呢！至於載先生的「主要場面」更放在四五幕去了。然而自載先生出台以後，情節一步緊一步的逼向它的極峯——載先生的「偽面孔」被揭開——而去，處處使觀衆們笑腫了肚皮；觀衆們愈感興趣時，便是愈在等待着那「主要場面」的到來。直到全劇終了，觀衆們的嘴幾乎竟沒有合攏來的餘地哩！



在近代劇中應用 Suspense 最有效果的例子，要算是易卜生晚年的作品「波克曼」( John, Gabriel Borkmann ) 了。主人公波克曼會因吞用公款繫獄，閱五年始被釋放，這是本劇發生前八年的事。在此八年的悠長歲月里，波氏暫居在他的寓所的樓上，晝夜不越電池一步，僅一妙齡女郎不時給他奏弄鋼琴，當他陰鬱地徘徊於室內的時侯。這件事完全由他的夫人和他的女弟在樓底室內敘談出來；同時，觀眾便可以聽見他的步履聲音。劇情一步一步地開展，觀眾以為他快出來了；但是當前門開開的時侯，却進來兩個不重要的人物，波氏仍然踱步樓上。舞台上談他愈熱烈，觀眾愈以為他要出來了。樓上時有 Dance of Death 的曲子悠悠地傳出，與此相應和，下面的談話漸漸緊，直至「頂點」的來臨，而主人公猶依然未現，甚為弔矣。稍闕。幕開，則見波氏屹然立於台上，背着手向女弟望着。這瞬息間對劇情的加重力約有三種：首為由剛開幕位置上來的加重；次為由驚異而來的加重；但最有効力的莫過於由「懸望」而來的加重了。

由上面所舉的例子，我們大略知道 Suspense 是什麼一種技巧了。但是當我們在戲劇里應用這種技巧的時侯，却有兩點必須首先注意：

1. 認定「頂點」——凡是一個戲劇情節，都有它的發展的限度，即是「頂點」。這「頂點」必須被認識清楚。倘我們誤認「頂點」——未至頂點，或者過了頂點，而我們認定是「頂點」所在；或者根本捉摸不着「頂點」則結果不是使劇情減少力量，便是流於不成為戲劇，而只是一個集體的談話而已。

2. 統一「動作」——一個戲劇情節，就是代表一個戲劇動作。在「劇戲」里，其動作是必須統一的，所以一齣好的戲里，多半只容許一個主要的情節。譬如一齣多幕戲，觀眾看過第一幕，便知道以後情節的大概發展的路線，而將注意力集中起來。倘使有幾個等量的情節同時不相干係地錯雜發展，觀眾看過第一幕，便不知道如何集中他們注

意，則整個的戲將不免失掉重心，而無緊張力了。此所以古典主義者所定下的「三一律」，雖被自莎氏比亞以來的劇作家所破壞，但他們能破壞「時間統一」和「地點統一」二者，而仍不能不遵守着「動作統一」的規條呢。

總結以上所論：戲劇特別注重情節，情節若要吸引觀眾的注意力，必須具有「使他們笑，使他們哭和使他們等待」三種勢力，而此三種勢力的產生，則全仗Suspense底巧妙的應用。戲劇中應用Suspense是為要加重情節，使一劇中的「主要場面」非常得勢。但當我們使用此種技巧的時候，又不可不特別注意兩點：認定情節中的「頂點」所在和統一情節中的「動作」。

# 詩一首

陳敬容

從窗間篩過來  
一枕清涼  
白的月色  
多年病患者  
無力的手指

風無影地來去  
細細的，草的歎息  
想有人才子在  
荒郊裡，要尋覓  
高懸的明鏡中  
自己的影子

想哪兒的小茅屋  
一曲絃樂完了  
望幾顆星子  
搖搖，墜落了  
——沒名的淚

誰呵·一個  
流落的老者嗎  
一個盲女嗎  
陌生人去敲叩  
陌生的門

(我的門上有  
一聲沉默)

梆梆梆——梆梆  
五更的柝聲  
在長巷裡  
呼喚着曉風

## 愛情篇

何其芳

晨光在帶露的石榴花上開放；  
正午的日影是遲遲的腳步  
在垂楊與菩提樹間遊戲；  
當南風從睡蓮的湖水把夜吹來，  
原野上更流溢着  
八角茴與夜來香的氣味；  
因為常春藤遍地牽蔓着  
而兔絲子從草根緣上樹尖。  
南方的愛情是沉沉地夢着的，  
醒來的撲翅聲也催人入睡。

霜車在無雲的秋空掠過，  
獵騎馳騁在遠郊；  
夕陽從古代的城闕墜下，  
風與月色撫摩着搖落的樹；  
或是凝着忍耐的駝鈴聲  
留滞在長長的乏水草的道上，  
一朵白色的殞星如一聲歎息

或一滴冷淚流向遼遠的夜。  
北方的愛情常是警醒着的，  
且有輕趨的殘忍的腳步。

愛情是很老很老了，但不厭倦，  
且會作嬰孩臉渦裏的微笑。  
它是傳說裏王子的金冠，  
它是田間少女的藍布衫。  
你呵，你有了愛情，  
又爲它的寒冷哭泣。  
燒起落葉與斷枝的火來，  
讓我們坐在紅光裏，爆炸聲裏，  
讓樹林驚醒了而且微顫地  
來竊聽我們靜靜地談說愛情。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晨。

# 無 題

曹 葆 華

欲以一根不斷的繩索  
繫住門外停泊的小舟  
今夜月亮哭腫了雙臉  
也許海上有風暴吹至  
搬走這岸上小小的茅屋

也許主人自遠道歸來  
會驚訝自己走錯了路  
屋頂上不見一盞紅燈  
祇留下了半扇破柴門  
望着星子在海天邊彳亍

也許划起這一隻一舟  
追尋屋裡逃走的迷夢  
駛入了千重浪，萬重浪  
浪聲湧起乳白的歌聲  
沒入了長空裡一片黑雲……

# 懂

徐 芳

你說過，  
天上的晚霞真紅，  
紅得像一副  
青年人的面容。  
你的話，  
我記得。  
你又說，  
晚霞裡  
需要一枝百合……  
這些話，  
我懂得。  
唔，我懂得。  
那純白的花兒也懂得。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



## 慰 藉

李 宜 燮

——給在春天裏哭泣的某女人

杜鵑聲顫悸在遙遠的遙遠的園林，  
紗窗上乃有紫丁香浮動的影子了。  
但你還在溫着落葉之飄泊夢，  
或者爲一角紅牆的藤蘿而唏噓嗎，  
那穿着靛赭色的秋衣靜靜地死去的。

但有多少人曾在你的居處  
邁着幽幽的夢戀者的步子，  
有多少人會獻給你以心之鑰匙  
與染上鮮血的帶露的薔薇，  
而你說這花還沒有你容顏的美麗。

回憶是甜蜜的，聊在古舊的信箋裏，  
追縱渺遠的天青色之驕矜吧，  
或者在褪淡顏色的殘花之瓣上，  
尋覓一縷芬芳，一簇繁茂的枝和葉。  
春神是不許任何人哭泣的。

哦，你底淚真的是連綿的江南雨嗎，  
簌簌地帶有深秋落葉之聲息。  
一切花草都垂首而沒有話語了。  
住吧，我深恐將殘的荷葉盤，  
將擔負不住露珠底重壓的。

愛，偎在我還能跳躍的心上吧。  
啊，你的眼是月，彎彎的黃昏月，  
我孩時曾向伊訴說素樸底希望的。  
笑吧，或者我將在你底淚之湖裏，  
泛一葉孤舟到沒有春的園林去。

# 無 題

廖 炳

我將爲亡靈唱起祭歌  
幾隻紅燭，一柱黃香  
夕陽正倒掛在殘碑上

墓頭高長着幾重野草  
傷心淚飄落在記憶裏  
二月冷風又吹起頭髮

山後歸鴉啼叫了幾聲  
大地還是當年的沉默  
扶着竹杖又走向哪裏

# 有 客

辛 笛

悠紆的鈴聲遠遠地沿傍冷清的徑路行來，  
會有那位到門了罷？  
矮籬柵纏滿了的牽牛花爬弄着青蛇的影子，  
在昏黃的壁燈之下。

是不速之客呢？

是心期的人呢？

在那陌生的或是熟悉的臉面出現之前，  
誰能道破這樁飄忽的而又脈脈的  
縹在心底下的疑悶呢？

緩而未停，仍是悠紆地，那驢項的鈴聲，  
靴底踏着的沙石溢出輕微的歎歌，  
客主握手了更互道個好，  
閒適的羸驢便隨意噓了一噓，  
氤氳的雨氣跟着渾成了白的暈痕，  
噢，多事的鈴兒又是響亮的一聲，兩聲，……

一九三〇年夏晚雨後

## 題 贈 (1)

南 星

那美好的小院子永遠是你的；  
記着無花的桃枝吧，(2)  
記着棕櫚樣的椿葉吧，(3)  
作客時且懷着主人的心。

一日如千萬年，  
千萬年也如一日；  
讓詩句做終古的提示者  
莫說你有了「一生的悵惜」。(4)

一九三六年五月半。

- (1) 辛笛將有遠行，集刊其詩。奉贈八行。
- (2) 辛笛窗前有桃樹，豐茂而不花。
- (3) 某月夜，辛笛指牆邊椿樹謂我曰，「叢葉如棕櫚，令人憶南國。」
- (4) 辛笛來信云：「但是不久我又將遠去了。我珍重在此逗留的日子，命定的彷彿是一生的悵惜。」

## 壞 孩 子

捷克 Otokar Theer

假如那位大律師允許的話，我很願意對他的替我盡力辯護表示謝意，因為他雖然辯護的非常周到而有力，可是結果我是被定罪了。我說此話時，並未帶有半點刻薄與諷刺；我知道的十分清楚，我這種情形在大多數人的眼中是不會得到憐恤的。

我也並不需人家憐恤。但臨死之先，我很願意說幾句話，我這話，以後或許能幫助許多心理學家來分析研究我們這一類的人物。我犯罪的情形是這樣的：

我是一個小城市內的一個稅務辦事員的第五個而最年幼的孩子。我有三位姐姐，一位哥哥。我的父親見到一連生了三個女兒，他的心中煩惱透了，因此，據說我哥哥降生時，他真歡喜的要發狂。但是他的歡喜並不耐久，因為生下來的孩子，在孩童時期總是常常的鬧病，並且每當冬日，他的性命都是於千鈞一髮的轉機。

因此他一生的希望，都聚在我一人身上了。在全城市的孩子中，我是第一次曾經有過橡皮輪的搖籃車的，這件事，許多年以後，還被全城的居民作為談話的資料。我身上總是裝飾着絲帶子，穿起衣服來簡直活像一個娃娃木偶。當保姆將我帶出時，我總是被一條金光燦爛的大披巾包裹着。人們都轉過身來看我，並且有一次，有一位當地的大貴婦人，伯爵夫人，在市場的中心，在許多人面前，親身走下車來

吻我的前額。

你可以想想我父親心底的快樂，先生！他本來是出身微賤的。可是因為環境處處湊巧，他在大學中得了學位，並且他還能夠娶了一個比較富足的女人。他是個有野心的人，他把家中的每一員，都看作達到在社會上的成功的工具，因為他是最希望能在社會上成功的。我母親是個很平凡的女人，她的鼻子就和個小圓球一樣，可是不幸我的哥哥與姐姐們，一生下來便都和她的相似；並且他們還承繼了她的平凡與遲鈍粗俗的智力。

所以我父親把我看作家中唯一有希望的人。我不久便能在家中享受了無窮的特權：我可以恣意打我的保姆，把我最年幼的姐姐當馬來騎。我那美麗的頭髮，也讓它恣意往長裏長，並且都被捲成了曲紋。此外再加上我那晴朗的藍眼睛與花衣領，我簡直成了Van Dyck的圖畫中的小王子了。我很容易回想出我當時作的許多頑皮的惡作劇，來引人注目，引人發笑的。

我的小罪惡愈來愈增加了。有一次我蹂躪了一畦三色芹菜，一棵活的都沒剩下；又一次我用一塊石子向園丁的孩子打去，敲破了他的頭。一天我拿着一枝玩具槍，在布幔近旁放了一聲，幾乎使全家失了火。我做的這些事情，照例是得到原諒的；僅僅有很少的時候，當事情鬧的太不成體統了，我父親才對我表示出不高興的態度。當此時我總是裝出愠怒的樣子來，因為我一不講話，別人也便都跟着緘默了，所以我父親不久也便讓步了。然後他輕輕的拍着我，給我一個便士。既得到了此種代價，我也就允許不再發怒了，因為我是極喜歡吹雪餅的，一個便士便能夠買十五個。

十歲以前，我便被送到了學校中去。校中的先生們對我的年少聰明，也表示非常驚訝。但我不喜歡到學校裏去的，教室內悶人的空氣，對我太不合適，我變的消瘦了，還常常頭痛。因為我受的待遇與旁的孩子們不同，所以我訴苦的結果，到學校裏不過是間或的游歷而

已。我以為我的同學們都是粗野的；他們嘲弄我，注意我，渾身摸索我，使我感覺到好像自己落在了一群猴子的手中。他們喝完了醫生給我配的治貧血症的小瓶藥酒，從我的衣袋內搶出我的火腿面包，吃完了我母親給我預備的朱古力 (Chocolate)。於是我哭着回家了。

最後我父母決定乾脆不讓我到校中去了。我整天的在我那遊戲室裏玩耍，我的笑聲，於是又傳遍了全家。

以後我又被送進高等學校。我依舊能得到先生們的偏愛來保護我；他們不逼着我工作，所以我在學校的時間，大部花費在與鄰家在書棹下投骰子的遊戲上。我的先生們都異口同聲的說我是一個天才，雖然我的天才沒得用在適當的地方。

當我十三歲時，我父親被指派到勃雷格去作事。這一次環境的改變，好像是我以後許多乖運的第一個梯級，因為我以後的乖運，都已經被注定了。在鄉下的小城鎮裏，我家的情形，總算是小康；但現在我們是到了充滿着糟雜街市的地獄，在這裏的女人，都穿着太奢侈的衣服。我父親不但不能成爲一個有勢力的人物，他現在居然成了一個很平常的下人了。

校中的先生們，都承認從鄉下來的學生是沒受過好教育的，所以他們總是像魔鬼一般的麻煩我。他們對待我的態度，就好像我是個獄子，或是一個沒出息的孩子。自己不但一些不能得寵，現在是眼看着人家受惠了。有一次，我曾經冒着險把我關於此點的意見，告訴了我們的拉丁文教師，因為這位乾瘦的長尖面孔的先生，似乎一生最高興做的事情便是給人家壞分數

從那時起，學校生活變成了刑房，教師們便變成了行刑吏。我幾乎得神經病了；有時我便大聲的哭起來，有時我因憤怒而發狂。我與那些比較我得寵的同伴，打得頭破血出。

考試最後的結果，我有五門功課沒得及格。因此我父母對我的感情也遂着改變了。我的哥哥，在家中一向是被認爲極端愚蠢的，因為



他是個很謹慎的工作者，所以僅因勤儉也得到了相當的效果，同時我這被稱爲非凡的人物，却被丟在後邊了。當我哥哥進入了上層社會，我父親在禮拜日總是遞給他一枝雪茄煙，表示他在家中新得的顯位。我爲這枝煙而恨他；我恨他篡奪了我在家中的地位；我恨他使我必須穿他的舊衣裳；恨他就好像恨我的先生與同學們一樣。

我的在武備學校的一位表兄的生活，現在變成我的理想的了。我常往周塞弗街區的營房中去拜訪他，在那裏很欣快的聽來福鎗響，兵隊體操時合節奏的脚步聲，鼓聲，還有當「稍息」的口令喊出來，許多快活的談笑聲。我們在酒肆內一起吸煙，一起喝酒；我平生第一次聽到他們談女人，他們的談話，真像小火星一般的鑽入了我的心中。我的腦中早已想像着我穿上了藍色的制服，帶着發光的鈕子，手上還有白色手套，很愉快的撫弄女人的雙頰。

於是我決意要上武備學校。我還必須還經過體格檢驗的，但軍醫却說我體質軟弱，不適用於軍隊生活。我從室內突然跑出來；在廊下，我大聲哭了；我哭時就好像我的心已經破碎。我真想把我的父親母親打一頓，他們把我一生下來便弄成殘人。

從此以後，我以爲工作更無用了，我自己替自己辯護，倘若我父親母親對我一降生便是殘者的事情負責，他們對我眼看着失去的許多快樂，也應當有作補償的義務。我對於這一點是很清楚的，是他們對我欠責任，而不是我對他們欠恩。

但是當我堅決拒絕了重進學校的刑房後，我父親不但不補償他對我所負的責任，他反倒把我弄成了一個泥水匠的學徒。

趕巧了我的師傅，把我安置在一個靠近武備學校的營房的一個新起的建築物處作工。所以我的心內總是充滿着訓練，上刺刀，與我的弟兄們攻擊敵人。但實際我的身體却佔在那裏，給一個醉了的工頭遞磚，取煙。當時我真想跑到摩魯達維亞軍隊中。

最後，我父母看出這種情形實在不能再忍受了。他們把我從泥水

匠處叫了回來，從那日起，我的生活便變成了游蕩的 Odyssey 了。我曾經在一個鄉下小城鎮裏，給一個徵收所得稅的專員當書記；我曾經給一個藥劑師當助手；我曾經在一個釀酒場裏作工，我在麥芽之海中過日子，我搗過藥，我在稅員的桌上聽過硬幣的叮噠聲。有時我一樣工作能作兩個月，有時只兩禮拜。因為我天生的性格，便是厭惡工作，而且這種厭惡，不能除去，所以我事事都是不成功的。

我父親不知怎樣應付我才好，所以他用感化院來恫嚇我。可是我母親聽到了此事，心中的難過幾乎像要她的命，因此我才算僥倖沒得受此種恥辱。

我現在二十一歲了。我整天的穿着襤褸的衣服與油領子在勃雷格的大街上游蕩着。街上交易的不斷糟雜聲，還有燈光照耀商店窗內的陳列品，我見了這些東西，簡直就好像飢了的人見到食品的氣味一樣。用手插在我的衣袋內，極力的想找到一文錢，我佔在一旁的便道上，注視那來來往往的羣衆。我看到了女人及她們那豐滿的酥胸，再加上一個大花邊三角披肩，更顯漂亮了；還有女人同她們的纖手，嬌小的黑鞋子，我真想吻它；這樣多的香女人，不斷的在我眼前過，可是連一眼都捨不得瞟我，便又消失了。這真是有時幾乎使我發瘋，我的精神錯亂了，我在路上馬蹄的喋喋聲中，聽到錢幣的叮噠響，有了這些錢，我便可以買一個這樣迷人嬌媚的小東西了。

我心中是如何的想這些女人呀！但是，先生，你也曉得這些事情嗎？你有的是錢，能夠買許多情婦，並且當你玩的厭惡了她們，於是你結了婚，現在你在家庭中吸你的雪茄煙時，又有自己的孩子在四週圍繞着你。

當我與許多同我一樣不幸與失望的人熟識以後，我的神經弄得更易受刺激了。我們每日見面。辯論成了我們唯一的職業。我們在我們中任何一人的樓頂發臭氣的小屋內辯論；我們在沿堤無限長的散步時辯論；在澈夜開門的咖啡店內，我們守着幾點鐘以前便喝完了的空杯

子辯論。

有時我們都放聲大哭起來，互相擁抱，就好像現在我們正要準備跳下無底的深淵。

我開始讀些社會學的文章，紅皮子的書籍，即便你看到了這種書的名子，也要使像先生你這樣的小資產階級的人發抖的。在這些書中，關於別人得享受的好東西而我獨不能享受的理由，我想找出一種解釋。但是我說什麼也找不出來

這便是，先生，我為什麼在那天向我在路上遇見的那位肥胖小資產階級的人打了三鎊的理由，並且是唯一的理由。我私人對他並沒有愁恨的，即便那時我遇到的是你，雖然你現在成了我的好辯護者，你也一定會變成「我的犧牲品，以我看來，這個中產階級的人，象徵的不過是與我同樣不作工的一個階級，可是他們是富有的，是快樂的。在一兩個禮拜之中，當絞臺把我提到了另一世界，恐怕我也不能得到這兩種幸福。

（影 階譯）

## 聖誕節的禮物

美國 O·享利原著

一塊八毛七分錢。就是這些。其中有六毛錢是銅子兒。銅子兒積下一個兩個的，都是每次強迫着賣雜貨的和賣菜的和賣肉的少算一點剩下的，但是臉上可總是表示着，這樣各處的交易是由于節儉的原故。苔拉把錢數了三次。一塊八毛七分錢。可是第二天就是聖誕節了。

顯然是無事可做，除了坐在小破睡椅上去號叫。苔拉便是這樣地做着。這真煽動了倫理的反應：生活就是啜泣，輕視，和微笑堆成的，主要還是輕視。

當這家的女主人漸漸的從第一層落到第二層去，讓我們看看這個家。一層每禮拜八元租錢的供給家具的樓房。牠是並不需費力去描寫的，但是爲了警察去守望的原故，也是需要的。

在走廊下邊有一個信箱，可是沒一封信扔到裏邊的；還有一個電鈴，然而從沒有人的手指按過一下。在電鈴那裏還有一個卡片，寫着「吉姆斯·第令漢·楊先生」。

「第令漢」的字樣在從前充裕的時候，在風頭上飄來飄去，非常得意；那時候牠的主人每星期有三十塊錢的收入。現在呢，收入是減到二十塊錢，「第令漢」的字母也變得模糊了，就好像牠們很嚴重的想預備縮到一個謙而不驕的「D」字。但是無論何時當楊先生回家來，到了他的屋子，就被叫着「吉姆」，而且被楊太太緊緊抱住，這位

楊太太就是已經介紹過的苔拉。這景況是非常美好的。

苔拉叫完，就該拿那些粉渣滓撲臉了，她站在窗子旁邊，無精打采的向外邊看，看見一隻灰貓在一個灰色的院子裏的灰籬笆上走。明天就是聖誕節了，她祇有一塊八毛七分錢來給吉姆買禮物。這個數目呢，是她幾月來盡可能的力積下來的。一禮拜二十塊錢也剩不了多少。花費總是比她預算的大。總是這樣的。就拿一塊八毛七分錢給吉姆買禮物。她的吉姆。許多快樂的時候她都消磨在計劃着給他買些好東西。買些精美的希奇的而且有價值的東西——恰恰與吉姆所得到的榮譽相稱的東西才好。

在屋子兩個窗戶中間有一個穿衣鏡。也許你曾經看過八塊錢的一層樓房裏邊的穿衣鏡。要看看他自己一個長條的反影，一個很瘦很活潑的人還可以得他的外觀的一個十分正確的意念。苔拉是很窈窕的，所以她精予這種技術。

忽然她像一陣風似的離開窗子，站在鏡子前面了。她的眼睛在發亮光，但是在二十秒內她的臉子消失了色氣。很快的把她的頭髮打開，讓牠伸展到完全的長度。楊太太和楊先生有兩樣東西，他們都認為可以驕傲的。一個是吉姆的金錶，那曾經是他父親和他祖父的。另外一個就是苔拉的頭髮。假若須芭女王住在對面的樓房，她一定在有些時候把她的頭髮懸在窗外晾乾，為底是減低她的珠寶的價值。假若梭羅門王是管門的人，把珠寶都堆在地下室，吉姆在每次走過的時候，定要把他的錶拿出來，祇是為看看他妒羨地抓着鬍子。

現在苔拉的頭髮披着，波動着發光，像一片棕色的水似的，垂一直垂到她的膝蓋以下，真像一件衣服。然後她發狂一般很快的又把牠梳起來。她躊躇一會兒，站得很穩，一直等到一兩滴眼淚落到已經填了的紅地氈上。

她很快的穿上她的舊棕色的短外衣；她很快的戴上了她的舊棕色的帽子。裙子一動，眼睛一閃，她很快的出了房門，下了樓梯，來到

街上。

她停住了，那個招牌上寫着「沙弗尼太太，專售各種髮物。」苔拉跑得很快，休息了一會兒，還是有些喘。「太太」這兩個字很大很白的，叫人發抖，至于「沙弗尼」呢，差不多看不清楚。

「你好不好買我的頭髮？」苔拉問。

「我要買頭髮，」太太說。「把你的帽子摘下來，讓我看牠怎麼樣。」

一片棕色的瀑布蕩漾着。

「二十塊錢，」太太說，拿一隻有經驗的手舉着這一堆頭髮。

「快點給我錢吧，」苔拉說。

噯，以後的兩點鐘是在玫瑰色的翼上舞着過去。原諒這個混亂的比論吧。她正在各舖中尋求吉姆的禮物。

最後她找到了。牠一定是爲吉姆做的，而不是爲別人。在任何別的舖子裏都沒有像它這樣的東西。她把所有的舖子全看遍了。牠是一個白金的錶鍊，花樣簡單可又叫人愛悅，就祇拿實質說足夠表示牠的價值了，用不着什麼俗麗的裝璜——所有的好東西都應該如此。牠是配得上那個錶的。她看着牠不一會後她知道這定是他的了，這正像他自己，既雅靜又有價值——這真可以拏這兩個字來形容。他們向她要二十一塊錢，因之她帶着八毛七分錢很快的回了家。拴那個鍊子在他的錶上，吉姆無論和誰在一起時，都會掛記着時刻。錶是那樣靚，他常想換一個鍊子的，因爲那條舊皮帶的原故，他只能有時候偷偷的看看牠。

當苔拉到了家，她的高興稍微給智慧和理性抹掉一點。她拿出了燙剪，燃着煤氣，來整理慷慨與情愛造成的殘髮。這永遠是一件大工作，親愛的朋友們——一件大得了不得的工作。

四十分鐘內她的頭上全蓋着小而密的鬢曲，這真使她顯得驚人，像一個逃學的孩子似的。她在鏡子裏端詳她的影子，很久，很小心，

帶着批評的樣子。

「假如吉姆不殺我的話，」她對她自己說，「在看我第二眼以前，他一定說我像果內島上的歌女。但是我能買什麼——哦！拿一塊八毛七分錢我可能買什麼呢？」

在七句鐘時咖啡已經做好了，油煎鍋放在爐子後邊，很熱而預備好了去煎排骨的。

吉姆永遠不會睜回來的。苔拉在廳手裏把氣練折好，坐在離他進來的門很近的一個桌子的角上。不久她聽見他的腳步聲，很遠的，在第一段樓梯上。她臉就變白了一會兒。她有一個習慣，就是關於很簡單平常的事，她也要默禱一回的。「上帝，請你叫他心想我還是和以前一樣的矣。」

門開了，吉姆走進來，又關上門。他看起來又瘦又有點嚴重的樣子。可憐虫，他才二十一歲呀——叫家庭所累！他需要一件新外衣，而且他還沒有手套呢。

吉姆走進門來，一點也不動就像獵犬嗅着雉鳥的氣味似的。他的眼睛釘在苔拉的身上，她不明白眼睛裏是什麼表情，可是她害怕。她不是怒，不是驚，不是反對，不是恐懼，也不是她已經準備好來接受的那些情感。他僅僅臉上帶着一種特殊的表情，眼睛死釘在她的身上。

苔拉慢慢的離開椅子，走到他面前去。

「吉姆，親愛的，」她哭了，「不要那樣子看我了。我把頭髮剪了，賣了，因為若是不送你一樣禮物，我是過不了聖誕節的。牠能夠再長出來——你不要過意，好不？我沒辦法才賣了牠。我的頭髮長得特別快。說「快樂的聖誕節！」吉姆，讓我們快樂吧。你不知道我給你的禮物是多麼美呢。」

「你把你的頭髮剪啦？」吉姆很費力的樣子問；就好像他還不知道這個明顯的事實似的，雖然已經費了一番精神上的勞動了。

「剪了又賣了，」吉拉說。「你不還是一樣喜歡我嗎？我正是瘦了頭髮，不是嗎？」

吉姆把房子四周看一遍，很奇怪的樣子。

「你說你的頭髮沒有了？」他說，幾乎像白痴的調氣。

「你不必去找牠了，」吉拉說。「我已經賣掉，我告訴你——沒有了，賣了，孩子，那是聖誕節的前夜。對我好點吧，因為是爲你賣的。也許我的頭髮已經編成亂繩下，」她忽然變成一種莊重而可愛的樣子，「但是沒有人能夠計數我對你的愛。每！若我三點鐘去，吉姆？」

吉姆似乎很快的從他的昏迷中醒來。他抱住了他的吉拉。讓我們仔細想一想，在另一方面有一個不能達目的目標。八萬磅一磅和一百萬一年有什麼區別？一個數學專家或是一個聰明人也許給你一個錯誤的風答。這些賢人帶來很有價值的禮物，但是吉姆與吉拉的愛可不在其中。這種隱晦的說法已變自然明白的。

吉姆從他的外衣裏掏出一個包兒，把牠丟在桌上。

「你不要對我誤會，吉兒，」他說，「我反感到到了頭髮或者瘦了臉，或者洗了頭，就得多使我減少對你的愛。假如你打聽這個意見，你就可以明白爲什麼我起先有一種難過呢。」

白面嫩滑的手指打開了繩和紙皮。於是一層藍白似的最美的頭髮；可是，唉！一個很尖的女性的愛已——發急的淚和哭，需要這層樓房的主人所有的安慰力，來爲上這髮兒：

因爲那放着的頭髮——這髮兒呢，邊上和後頭的，是吉拉很久以前在百老匯一個舖子看中意的。美麗的頭髮，純淨而發亮的，邊上纏着珠子——顏色是恰好適合那美麗的面部已過去了的髮上。她知道這些頭髮是很貴的，她的心祇是喜歡牠，愛護牠，但是：沒有一點佔有牠的意思，現在呢，牠們是她的了，然而應該要上這使使人垂淚的髮飾品的頭髮却沒有了。



但是還是把牠們緊緊的抱在胸前，最後，牠合起眼來，眼睛不睜開，還帶着微笑，說：「我的頭髮是長得很好的，吉姆！」

於是吉拉跳起來，像一隻被驚的貓一般，跳起來：「啊！啊！」

吉姆還沒有看見他的美麗的禮物：他張開眼把牠拿出來，放在手掌上給他看。這個暗色而貴重的金屬似乎和牠的毛髮裏面的精神反射在一處發光。

「牠不是頭等貨色嗎，吉姆？我走遍了全城才找到了牠，現在牠可以每天看一百四十四次了。拿牠的蓋來：我要看看牠上邊寫着什麼。」

吉姆沒有聽牠的話，坐在小區椅上，把牠的手放在膝蓋上，笑了。

「吉兒，」他說，「讓我們把我們的聖誕節的禮物放在一邊，保存一些時候吧。現在用牠們是不合式了。因為我把它賣了弄錢來給牠買新貨。現在牠還是去買新貨吧。」

(今 瓦羅)

## 他的漂亮妻子

奧 Marie Busch

我在街上遇見我的好老朋友保羅，多爾恩。

「好哇！」我說，「想想看，有這麼久沒有看見你了！你說這是怎一回事呀？這至少一定有了六個月……好在這倒也沒什麼……讓我看看你。……你是結婚過的人了。這況可好？保羅，保羅，誰會想到你會結婚？我都要打賭說你是堅執不拔的獨身主義者。可是女人，女人……，真够他媽的，女人！」

保羅大笑，挽着我的胳膊，我們於是一齊漫步前進。

我越來越大發其牢騷：說保羅：多爾恩會是結婚了的人……我真難以相信！我們的青春跑到那裡去了？他還記得關於美姬的艷事嗎？…

不過我覺得他不大情願記起這事了，我就撇開美姬不講。

我們仍然信步往前走。他從烟盒裏取出一支雪茄，同時我也偷偷斜眼從眼角審視他。他的儀態顯得更更泰然了，他有一種布爾喬亞的鎮靜，幾乎說是尊嚴的氣度……啊，我的天！不錯，那正是結婚了的人底風度！我都要愧作我這輕狂樣子；「我不過是說得好玩的，」我說，「你曉得我是何等人。你如今可大不相同了；一個漂亮妻子的丈夫……」

他放下我的胳膊，似乎有點不安；「噫，不要說起這類事情罷！如果你們這些人都要……我敢說你，那就快越過界限了。」

我聽得倉皇失措；「我的好保羅！」

「唔，當真的，除了說我的漂亮妻子；又一聲「我的漂亮妻子，」永遠地說「我的漂亮妻子，」此外我還能怎樣說呢？我敢說，人有時也太過火了。我熱愛我的妻子，不過對大眾却應有一定界限。你有過「當一個漂亮妻子的大丈夫是怎麼一回事？」的絲毫觀念嗎？我的好朋友，你要是沒經歷過，我敢說，你簡直就像沒有說它的權利！我可以這告你說，那必需能像約伯那樣堅忍耐性了」他狂亂的吹起口哨。

我以爲我抓着他的意思，真真高興極了：

「你還不承認嗎，保羅，你可得着惡報了。這正是報應。讓你體會到什麼是嫉妬，於你好在也沒多大害處。」

保羅驚訝地諦視我；「噫，你這蠢驢！這完全不是什麼嫉妬不嫉妬的問題。你是怎樣想起的？」

「不？難道你不嫉妬？」我真後悔。

「一點也不。正相反。不過空空幾句話是難以使你聽懂的。這真理就是，一個妻子一定會非常之好，要……要不是因爲她美。」

「這說得不大很明瞭。」

「也許吧。聽我說！空解釋是沒用的，我可以給你一個例証，一個關於這事的觀念。」

我聽得最好讓他說去，這正可稱他的心願。燃着了雪茄，他便又說起：

「你可以想像就在我們結婚的那天：我們出發度蜜月去了，終於得走開，我真真歡喜莫名，因爲凡是這類婚事，往往把人弄得神智不清。我們一直往慕尼黑去。我想讓她觀光那個鎮市，見見幾個老朋友，然後起程再往巴威利亞高原去。我無須向你細細狀述那開頭幾天的情況。自然我很快樂，她也非常快活，以下情形大抵都可如此類推。可是不久我就覺出一切並不一如所預期的那樣好……她很顯然地是懷念着什麼……有些事情不適於她……「到底是怎一回事呢？」我問

她，不過她却實言辯說她非常快樂，我完全誤解了，她不缺什麼東西，以爲慕尼黑十分合意。只是……唔，那末，怎樣呢？她猶豫了一會兒，終於說了：「這兒的人們太粗野。」

「我不很懂得她的意思。我的天！我的慕尼黑的老百姓確是有點遲鈍，不過粗野却……」

「不，」她說，他們實在是太粗野了。一人就是在大街上走過一兩點鐘，也沒有一個鬼回頭望望你，簡直沒人；這就是粗野，自然我不在乎這些。我只可稱之「曰：太粗野，太不識時務！」

「你可明白？我的太太生氣了。一個漂亮女人極盼沿街有成列的愛慕者向她致敬，不過慕尼黑的人們却沒現成的預備着。你笑了。不過等一會兒吧，這只是開場。」

「第二天早上我在馬克西宋連咖啡館裏坐着。那正是十點鐘。我們本已計劃好，打算往分離主義者的藝術展覽會去。我的妻子還在旅館裏梳理服裝。這也是一件非得結婚了不會知道的事情。我從九點鐘坐起，一直候到這時。我看完了一切報紙，連廣告也算進內。我用過了早餐。我喝了第二杯啤酒，這完全是由於怕侍者藐視我。我是坐在幽室臨窗的桌邊，抑鬱地望着對面的歌劇院。你大概曉得那地方，衆人常常坐在那裏沉思。此時酒館已將寥無幾人了，侍女們懶洋洋地靠牆站着。那僅有的顧客便是幾個圍着圓桌玩牌的學生。光線很微弱。那班以這一家咖啡館爲總部的薩克森尼，俱樂部會員們的綠色便帽，乃是牆上僅有的鮮亮色彩。館中非常靜寂，除了或摔牌的擊聲，簡直沒有一點聲息。十一點鐘了……十一點半又過了……我在翻看着伯伊德克爾報的廣告欄，什麼爬山鞋呀之類的東西，有時斜眼觀看那道門，她或許會從那裏進來。」

「她終於來了。」

「非常時髦而且風采十足，自然哪，罩着那身時髦的美國式上衣和裙子，戴着嘉勒第小帽，真是够迷人的。且心境也非常之好，只看

她那赧然微笑的風度便知。她向那女經理微笑，問侍女我坐在什麼地方，而笑容可掬地隨着她踱過咖啡座的一條很長的通道；掠過那羣學生，誰都可以看出，他們正是興高采烈地玩牌，賭最後勝負。她走近了他們的桌邊時，她故意失手落下她的洋傘，我立即跳起身來，但不能及時跑到她跟前來，侍女早把它拾起來了。婀珈苔向她道謝；學生們並沒將他們的牌打斷了片刻。

「我問她頂好要什麼做早餐，不過我可以看出她，又早已敗興而惱怒起來。「不，我什麼也不要」，她說，我不能這樣偏近地坐在窗邊，那陽光太眩眼睛了……那劇院的白牆……頂好聽話一同到這兒來。

「她起來在正中央尋到一張桌子，與學生們的坐位十分臨近。她挪動椅子時，設法故意將另一隻堆滿了報紙的椅子翻倒。

「學生們仍然不暇旁及地玩牌。

「我拾起了報紙，問她頂好要什麼點心，極力使自己大致能夠迎合她的意旨，因為我急於要趕到藝術展覽會去。她把長柄眼鏡罩在眼前，以她那極其響亮的胸音操着動聽的聲調問我說：告我，親愛的，難道這些青年夥子除了喝酒打牌，在早上這些大好時光簡直就沒事可做了嗎？

「請你替我設身處地的想想，我的好朋友！你要是處在我的這種地位，你得怎樣辦？

「我將眼光死死地瞪在維也納每日新聞上，甚至拿起科倫公報來，因為它的紙張大些，可是我的妻子始終不轉移她的目標。她喝着朱古力茶，舉起調羹來，以便顯示那可愛的小手的一切魔力，甚至於更為清淅地緊接着說：想想這些可憐的父母！無疑地他們在家自己刻苦地一文文來掙節下錢，此時，這些紳士們却安然坐在這里喝酒取樂，玩着紙牌。那些執鞭的學究們都哪裏去了，我真奇怪？

「我將頭深深埋在科倫公報裏，不過那也不能阻止她半分：「只

消着看他們那些小綠帽……是這班大天靈蓋戴用的嗎？你還能想像到有比這更可笑的嗎？看來他們倒正像鐵路上幹脚夫，不是嗎？」

「當時我的情緒是無法狀述的。我並不是懦夫，不過硬要陷入一種關係名譽的事情裏……而且又是在夏天假期內？不！我不能！我率性把住結牛的两支大角，不顧一切地毅然提議說：「我可以看出你並不喜歡慕尼黑。要真是這樣，我看，我們空空耗時在這里，未免太無意義了。依我還是在兩點鐘之內，馬上料理好，我們可以趕上開往什列爾息去的列車，我的老朋友德賴塞住在那里；那又正是風景幽雅的地方。讓我們放棄到那無謂的分離主義者的藝術展覽會去的計劃，在一兩點鐘之內趕趕緊收拾好行李，離開這里。」——就這樣決定了；聽得我只一說了，就沒疑難的餘地了。

「我們在下午四點鐘就到了什列爾息！我向德賴塞打一通電報，他便到站上迎接我們，送我們到湖濱的一家旅館。我們定下了一個大房間，可以飽覽湖上及谷上的一幅絕妙景緻。啊！疲倦了躺下休憩。我騎自行車沿着湖濱繞了一週，穿過了村莊，又到郵局去，約在八點來鐘時便就道而返。她坐在園中看書哪。鄰桌有幾個村民，另一桌是牧師和那個老獵場的看守人。此地的這種恬靜而綺麗怡人的景象，正是投合我的脾味，我覺得我很想在此逗留好久。我將自行車推到一邊放好，便走過來會她。她安坐在那里，穿了一身漾動的白色衣裳，書在她的手上閑置着，以那對迷茫的大眼遼望湖上風景。她恰好是一幅真實活現的迷人的風景畫。可是你要知道，不幸得很，這班村民，還有牧師和獵場看守人，對這是「目無所覩者而無動於心」的。

「我走近她，心裏有點不安：

「你現在覺得怎樣，小囡囡？」

「她向我望了一眼，這一眼我將永也忘記不了，末了她說：「難道你說什列爾息就是這地名嗎？我可以老實告訴你，你連讓我在這里逗留兩天都不感；這不是合我脾味的地方。」

『『可是我還以為這裏怪好的，那大湖……』』

『『那湖也着實太小了，不合我的味道。』』

『『那迷人的山谷……』』

『『山谷往往是頂不合衛生的：氣候也極易令人疲乏，那個醫生都會有這番道理告訴你說的。』』

『『不過那羣高山……』』

『『我不喜歡什麼高山。』』

『大家啞不作聲了好一會兒。末了她繼續說：『就說到飲食，也非常之壞。這種巴威利亞的啤酒易使人發胖，我也不願變得像個村婦。我要是喜歡過一種寧靜的生活，我早就進尼菴裏去了，又何必來結婚呢？』可是，自然哪，你壓根兒就沒當真愛我。』』

『『很好』，我說，『你既是不高興在這裏玩，我們就率性明天再換個地方。』』

『雖說這樣決定了，我仍然覺得有點抑鬱而沮喪。這種不斷的遷移，天天捆紮包裹，行李，天天搬進新的寓所，對着泊生的面孔，無止息地上火車下火車——我真不情願這樣變動無常。我喜歡在一處愜意的地方靜靜地坐着，正可怡然自得。可是我能有什麼辦法呢？婀娜苔慣於永遠為人愛慕；我們在也納時只一出門，到劇院或是音樂會去，大家誰都要回頭目不轉瞬的釘望着她。以往一向都是這樣的，她簡直記不清是從什麼時候起了。她覺得若沒有愛慕者，正如一支雪茄都沒有大煙鬼一樣。這是無爭論餘地的，這些都是事實，你要是不高興來這一套，你頂好不要和漂亮女人結婚。這就罷了。』』

『這就是第二天清早我所想的一切，此時她還在酣睡，我却早在樹林中散步，穿來穿去。我悼惜地望着那片發着閃光的明湖，飄然微笑的幽谷。我極其戀慕這片生氣活潑的樂土，以及此地酷好樂音的人們。我很想在這裏逗留好久。』』

『忽然一種念頭像閃電般掠過腦海。或許……能够償償所願……』』

…要是能够那樣安排好。我跑向德賴塞的那所綺麗迷人的別墅去，與其說是走，勿寧說是飛跑。你曉得，德賴塞就是那個鼎鼎大名的喜劇演員，巴威利亞皇家劇院的經理；我的好老德賴塞，他那爲林巴哈及史威克畫的肖像是名聞中外的。唔，不錯，自然你曉得他了，好一個惹人喜歡的傢伙，老是充滿了偶然信手拈來的好主義。除了有點不修篇幅而外……是最好不過的伙伴了。

『「德賴塞，」我說。「我求你恩准幫幫忙。這里所有的人你都認識，那末，你能不能替我找一個俊俏的青年農夫，或是一個店員，或是諸如此類的男子，只要他願意——自然也有點報酬了，——願意充當一個「多情人」嗎？」』

『「來充當……」』

『「一個多情人。我只要他釘眼望人，坐着目不轉瞬地凝望。你曉得我的妻子爲人家釘望慣了，我以爲可以這樣地安排好：我可以付他的酒賬，以及其他任何他在旅館裏可以要到的飲食，每天還給他三個馬克。他可以坐在花園裏定定的釘望着我的妻子，就好像他要滾過來，再不然，我們可以這樣說，他害相思病，神不守舍地快要發狂……」』

『「發狂，好主意！」德賴塞喊道，「我同意了！」』

『我把實際情形詳細解說給他聽，將在慕尼時所發生的事也告給他，還說除非我能够找到一個愛慕者，柯珈苔決計不會逗留好久的。』

『「自然，我能够辦到」，德賴塞說。「讓我想想看，我不能派出一個演員，我們是太忙了，不過……唔，那就是了，不錯！那個招待員就行。我敢和你擔保，他確是一個極有天才的傢伙。他還有一身時髦衣服。把這交給我來辦罷。我馬上就派他去，他天才很高，今天下午這份機器就可發動了，你說死釘着人……」』

『「不錯，要死釘釘的獸人。」』

『「要發狂的那股勁兒，做眼色，或許有時還要將手壓在心上……對於這類事情是天下第一號的能手，你是看過我的徒弟們做戲的。」』



「我的好德賴塞，我真是深深感激！不過你要曉得……一個招待員？他長得漂亮不？」

「那又有什麼關係？女人們並不注意她們的愛慕者的臉子漂亮不漂亮。她們只關心她們自己的。回頭你就會明白了……」

「他真是言符其實。我敢和你擔保，那個招待員……真是舉世無雙！穿了新裝的爾福格羅服。德賴塞確是一個偉大的導演家。」

「當天晚上我往郵局去了。喇珈苔仍然坐在花園裏，那個釘梢的招待員動也不動。我回來了，便說：「我到站上去了，問好開車的鐘點；頂好的一趟車在早上十點鐘開。」

「你是什麼意思，」喇珈苔說，「我真不明白你打的什麼主意。難道你不能靜靜地坐着嗎？我喜歡這地方，那片大湖……」

「那湖太小了……。」

「那正是它的備極迷人的地方」。

「再說滿山都沒……。」

「要能住在山間，那會與你的康健大有益處，空氣又是那末新鮮，不信，你問問醫生去。說起，像這樣天天捆紮包裹，上車下車的匆匆奔波跋涉，我確是厭倦透了，頂好還是讓我們在這兒玩幾天。」

「我們在那裏勾留，一連玩了三星期。那個招待員按時每星期獻上帳單：二十一馬克的薪金，十到十二馬克的啤酒費，臘腸小盤之類約三馬克。我們離開時，我還特地帶他到最近的小鎮上量件新外衣，那件舊衣的袖子都已為這釘梢的職務磨破了。」

保羅還說今年夏季他們打算在列爾息度暑假呢。

(完)

袁同華譯

# 雨 天

方 敬

## 窗 前

「給我你們溫柔的手吧。」我看見幾隻小手膀伸向幾朵白色的花，我心裏就這樣想了。

「唱一隻永恆的歌吧。」我聽見一個甜蜜的短歌的餘音，來自一羣快樂的小歌者，我心裏就這樣想了。

「讓我看你們天藍的眼珠吧。」幾雙沉思的小眸子向我注視，我心裏就這樣想了。

我的窗前是塊青草地，兒童幸福的小國土。

清晨，孩子們是鳥，俏達的小鳥。尖銳的脆嫩的聲音使我發現了我已失去的自己，於是我笑了，心裏說：「早安，小朋友。」「早安」是個永恆的祝辭，我動心於它另一種含義。我愛他們金黃的髮絲，這遠國富麗的顏色塗抹在我心上，使我感到一種異鄉情調。夜裏，我記起兩行詩：「貓，當夜色埋葬了你的路，你矜誇你夜明的瞳孔嗎？」那嗎，夜裏，孩子們就是貓。當夜色封着我的窗，我感到一點荒涼和寂寞，小朋友，我就倚在窗前，等候

着光，你們的眼睛。

是的，我羨慕着他們的生活，那是一種單純的表現。

## 雨 天

濃雲漸漸散開，天空有一忽的明朗，隨即下起大雨來了。蘇老太太坐在廳前，望望雨空，又看看放在長椅上的行囊，頗有一些憂思。這時，一個少婦，拿着一把半收的濕紙傘，急遽地走進大門來了。

「你好嗎？么姑。」

「哦，你來了。」

主人的驚意勝過她的憂思。這是一位鄉居的稀客。他們有過一個親密的過去。但是，這多年來，只有很少的往來維繫着他們的感誼了。

「够巧的，快到門前就下起雨來了。」

「這些日子你也許忘記了你的姑姑吧。」

他們都微笑了。少者在沉默中顯得有點莊重，並且定視着靠在椅邊的雨傘，鄉居人進城身旁不離的東西。

「我將有更多的孤獨的日子。」蘇老太太發出一聲長歎似的說。

「么姑，那些行囊是誰的？」

「你表弟又厭倦家裏的生活了。」

「聽說他才回來不久，是嗎？」

「與我過了短短的兩個月。」

這位少婦是一個多思者，在回想中他親近了很多溫柔的影子。她受過她姑姑衷心的喜愛。她表弟是個美好的伙伴，他們同享

過無數次攜手同戲的快樂。她童年的光彩至今還在記憶裏閃爍着。但是，這多年來的疏離很使她感到悵惘和淒涼。現在，她又聽她姑姑說話了。

「他要走得很遠很遠，他說那兒有着他想追求的快樂。家裏的溫暖不能使他安心，他有思想，有力量，他怕家庭變成他的墳墓。他不能在我面前領受殘忍的愛。這些，這些，他都了解得很透澈，雖然於我有些古怪。」

蘇老太太起初在她的話上表示一點憂憤，隨後竟悲愁得不能繼續下去了。

「年青人應該有自己的理想。」

「他很急躁，覺得受了壓抑。總之，我不能替他作主了。」

「現在，他上那兒去了呢？」

「到公司裏問晚班船開行的時間去了。你很快就可以見着他。」

「我等着。我想他一定變了。」

「哦，誰不說，他變得很多了。」

「但是，我要從他身上找到昔日的影子。」

「一切都是影子。我很爲我們的別離而憂心。」停一會兒，她接着：「我更爲他的行程和自己的孤寂而憂心。」

現在，蘇老太太想起她生疏的遠年：兩個孩子繞着膝前膝後，笑着玩着，那樣親密，那樣溫存，是一個多美滿的光景。她做一個威權而仁慈的君主，孩子們對她充分表示馴服和熱愛。而現在呢，孩子們都大了，是的，都大了。

「現在，你們都大了，都不能在我的身邊了。」

少婦爲這句話所感動，低下頭去了。

濃雲漸密，雨下小了。兩人都沉默着。

## 箕筭散文二篇

### (一) 葡萄酒

談到喝酒，最近我沒有喝過三杯以上的。至於隨便什麼強烈的酒類，我簡直是沒嗜過。却說那天吳德萬斯帶我到他的咖啡室裏要了一瓶葡萄酒，我愛葡萄酒。隨便什麼時候我可以得到它，我準得喝。這是使我覺得難一可饒的東西。如果辦得到的話，我寄給你們一些葡萄根不是頂好的禮物嗎？我得查一查。啊，如果你們能釀點葡萄酒在夏天黃昏的亭園裏受用着呢！的確，它是那麼適口，喝着它，嘴裏就有泉湧一般的新鮮氣味充溢着，於是冰涼地靜靜地滑下，你不會覺得它會煩擾你底肝臟的。不，我們寧可說它是件鎮靜劑，安靜地驕着，像在葡萄裏一樣。它跟蜂蜜一樣甜美，而它那更稀輕的部分浸入腦部。它的驕入腦的居處與其說像一個暴漢在塞子窟裏撞門碰壁地搜索他底情婦，還不如說它跟亞拉丁（Aladdin）一樣行走在他的魔宮裏，那樣地幽寂以至於你聽不見他的足音。很兇的酒類會使人變為「西林那

✧西林那思 Silenus, 希臘神話中一個老是醉薰薰的老人，傳為 Bacchus 之伴侶及撫養者。

✧荷米斯 Hermes, 希臘神話中諸神之使者，他是個活潑俊美的青年。

✧亞莉亞德妮 Ariadne 岱奧尼士斯 Dionysus 之妻，有花冠在繁星之簇裡，那是岱之所贈。

思」，可是葡萄酒會使他變爲「荷米斯」，並且給一個女人以「亞理亞德妮」的不朽和靈魂。酒神培卡斯(Bacchus)老爲她儲藏成窖底葡萄酒，然而總不能誘她喝兩杯以上的。

我已說過葡萄酒是使我覺得唯一可饒的東西。我已經忘記野味了。對於鸚鵡的胸部，野兔的背脊，松雞的脊骨，雉的翅膀，和山鵝的隨便什麼部分，我只好向它們道歉了。

### (二) 懶惰

今天早晨我覺得特別疏懶而沒有憂慮的牽掛。我眷戀一兩節湯姆森底「懶惰的幻想。」我的情感都熟睡了，因爲我一直到快十二點鐘才醒來，害得我全身酥軟無力，像是有種很可喜的朦朧的感覺籠罩着我一樣。如果我有珍珠般的牙齒和百合般的氣息，我應該稱它爲langour，但是像我現在這樣，我只能名之爲懶惰了。在這種癱柔的狀況裏，神經的纖維跟其餘身體的各部份是同樣地鬆弛的，鬆弛到那種可喜的程度，好像歡樂不會再給我誘惑而悲哀也不能使我憎厭了。「詩」，「志願」，或者是「戀愛」，給我的只是一點淡漠的感覺當它們在我底身邊經過，它們有如一隻希臘花瓶上的人物——一個男人跟兩個女人，當他們矯裝着的時候，只有我自己能夠認識的。這就是唯一的快樂，也是一件很稀有的肉體屈服心靈的好例子。

殷晶子選譯

◆這兩篇東西是從作者給佐治和佐治茵娜的一封信裡選出，題目是譯者冒昧地加上去的。原信見Forman所輯的箕筭書信集第一一四號，文長四萬餘言，談起的除了瑣碎的私事以外，還有「娓娓動聽的空話」和個人的感觸。每個小題目都可以當一篇綺麗的散文看的，譯者只就其性質相近的選出兩篇罷了。 「譯者」

## 秋末二章

G. Gissing

對於這個日子，我不寫下一點記錄來就合不上眼的；但文字真是不够用得可憐！出太陽時我向前望去；什麼地方我也看不見一塊手掌大的雲片；叢葉輕輕地搖顫，似乎在閃耀在它們的露珠上的聖潔的晨光中表示歡樂。太陽下去時我站在高於我的房舍的草原上，守望着那紅的圓形沈到紫霧裏去，同時從我身後的青蓮色天空中升起一輪滿月。在日規的影子之柔和的圈子之下充滿了說不出來的美好與安靜。我想得出來，秋天從沒有把榆樹和樺樹打扮得這麼壯麗；我覺得，在我牆上的葉子從沒有閃耀出這麼輝煌的紅光。這不是遊玩的日子；在一個藍色或金色的天幕之下，眼光到處沒有不美的，足以使人與自然一致地入於似夢寐的安息。從秋後的田地裏發出白嘴鴉的長鳴；帶睡意的雞啼常常來自鄰近的農場；我的鴿子在它們的小屋上咕咕地叫，有五分鐘或者一點鐘呢，我守望那隻黃蝴蝶輕撲着像是由於花園的閃光間空氣之微微的顫動？每一個秋季有這麼一個完美的日子。我所經過的沒有一天讓我的心這樣地感到適當的歡悅的情緒，這樣地滿足了它的對寧靜的期望。

## 二

昨天我走過一條榆樹蔭路，通着一所美的舊房舍。樹夾着的大道完完全全被落葉蓋住了一——一條淡金色的地毯。再向前一點，我來到一片林地，大部是落葉松；全林閃爍着最富麗的金色，有幾處夾雜着一片血紅，那是正在它們的秋之光輝中的幾棵小樺樹。

我望着一棵赤楊，掛着棕色的穗狀花，它的粗大的叢葉染上了無數種可愛的顏色。近處有一棵馬栗，只有不幾片葉子掛在枝上，深橙色的。那幾行樹，我看見，已經都光了。

今夜風聲很大，而且雨打着窗扉；明天我醒來會是冬天的氣候了。

（宜 今譯）



## 一個單身者的幻想

D. G. Mitchell

### 三 灰燼——淒涼

我想，火焰畢竟化歸灰燼，顯然地像死滅結束了生命一樣。煩惱總追着愉快的足跡；快樂翻成了苦痛。

「再到我這來，卡羅。」我向我的狗說；於是我又親密地拍着它，但是現在只有將滅的灰燼的光亮了。

一個人來撫弄心愛的動物所得的快樂是很有限的；但是當這種快樂過去的時候，它不使你感到空虛。它只是你那孑然一身的心靈裏一些多餘的慰藉，假若它要是失去的話，你還能拿別的補充的。

但是，假若你的心靈不是孤獨的——不僅借着行獵或養犬來平靖你的心情——你每年並不制止你的心靈對於那更好而更神聖的東西所懷的熱望，而它完全同另一個心靈連結在一起，有着如生命那樣有力的盟約——那麼，要是把它解脫開是容易的嗎？

那麼這僅是心靈裏一點多餘的東西，把它去掉，而次日明亮的夕陽能給你補充上的嗎？

我的幻想既然在烟霧之下給我描繪着懷疑，在火焰奮發之下給我描繪着愉快，所以現在它起始在冒煙的灰燼的微光之下給我描繪着心情的淒涼了。

多少和露的慶賀信件，成群搭夥的，由你那些多年的而半忘掉的

老朋友們寄來，可是現在你已經結婚一兩年了！

「美麗。」

——啊不錯，美麗！

「有錢。」

——噫，這個馬忽東西！他知道心靈上的寶貝是什麼！他對一個愛自己妻子的人來談到財富，好像是一個妻子只是應當愛的！

「青年。」

——的確年青；像孩提那樣的清純；像晨光那樣的嫵媚。

啊，這些信件帶來一種刺痛：它們假若可能的話，使你愈發清醒地想到你總在抖顫着惟恐失掉的那些價值。

你心裏是多麼不安來注意那個步態——確定它是否沒失掉原有的輕快；你在那顯上多麼細心地考察那容色，確定它是否比較暗淡了！你在那副眼睛的光輝裏是多麼抖顫着，確定它是否成了死的光輝！你走路是多麼搖擺來架着那洋紗的袖子——像幽靈那麼輕！當你們走上樓頂的時候，去遠看那夕陽所照耀的原野，你是多麼怕不敢去作，可是你還得向前逼近，來注意是否那呼吸的速度加增了。

在她細聲地告訴你她的恐懼以後，和用同樣的口氣——溫柔得感一整歎息，尖利得像一枝箭——來叮囑你鼓起勇氣來容忍着以後，你還能睡得安靜嗎？

或者——這時餘火在成木灰以前又顯發赤，有一點燃着——病不能纏繞她。

但是窮魔，世界的施賑官，欣然地帶着高各的手找到你這裏來。

你單獨伴着你的狗，牠倚靠着骨頭生活，你倚靠着希望——它每日早晨光明起來，每晚消沉下去——這總能挨得過去。只有個人的怡然自若能夠悟出許多的傳奇來。金錢沒在他的手裏，但是學識是在他的頭腦裏啊！當他從錢袋裏往外掏得很慢的時候，可是他從腦海裏往外掏得很快。他遐想：單靠着憶想他能活得許多日子。那間屋頂小室

假若他有的話，在幻夢裏是富麗的了。雨，假若猛降的話，擊打他是件常事了。他的狗蹲伏着並不畏懼，總來伴着他。他把他的麪包皮分給牠吃，一邊笑着。他拿着薩凡提茲身後的光榮遺名來加榮自己，雖然他以乞討爲生：如果他睡在星辰底下，他可以享到那囚禁着而無家的伽利略的那降自天堂的美夢。

他吟着舊十四行詩，和窮準孫的劇裏的短曲。他唱着德來登的歌，玩味着奧推的韻文。他順着興之所至，不是拿波靈布魯克(Bolingbroke)就是待俄澤泥(Diogenes)來論究一下。他狂笑着世界，因爲世界，謝謝上天，不理會他了。

老守財奴們，把持着你們的金錢；老王孫們，看守着你們的宮殿——世界是我的啊！——

命運的神啊，所有你拒絕我的，我不在乎，——

你不能搶去我的自由意志的雅致，

你也不能關閉了那天堂的窗戶；

你不能阻止我堅強的腳踏至

傍着流水的林裏和草地上，在夜裏；

讓健康振揚起來我的神經和體力，

我拋棄了一般愚人們的玩弄，

沒有能够褻奪我的幻想，理性，美德的！

但是——假若不是你單獨一人呢？

假若她依靠着你來要維護，安慰，家庭，生存——她或者在華貴裡養大的，現在因爲麪包問題，她柔弱了，怎麼好呢？

那麼你一定非常痛心的；那麼夜在任何的天光之下也是黑暗的了。於是白晝漸漸覺得長起來，甚至於在冬至那一天。

她或者不抱怨什麼；那麼怎麼樣呢？

假若她的愛情的能力能够阻塞着了眼淚的泉源，和她的嚴緊的舌頭不談到物質上的剝奪，那麼你的心靈就要硬狠起來嗎？你所給她偷

來的那點可憐的寶貝食物，她和她的無衣無食的小孩子來分着吃，當你查覺了，你覺着安慰嗎？

但是幸運和天助能夠除掉這種災禍的。財富又有了；華貴又有了；遺產又有了；愉快又有了。但是啊，你的小拍塞，你的可愛的小孩子，正因為疾病消瘦了。

你在痛苦裏說着：乞求上帝，希望金錢能夠使她的淡白的頰再胖起來，或她的小薄嘴唇再豐滿起來，但是不可能。它們愈來愈消瘦；她的甜蜜聲音愈來愈淒惋。

「親愛的拍塞啊」——於是你的聲調抖顫了；你覺得她是就要進入墳墓的了。你能把她搶回來嗎？寵愛能夠彌補着她嗎？事業和你的親愛的小孩子莫不相關，所以總覺着是沉悶的；你回家，有的是餘暇來撫愛她，但是這次你回來太遲了。她已經死去。她聽不着你說話了；對於你放在她的僵硬而雪白的手裏的紫蘿蘭，她也不能謝謝你了。

以後——生着綠草的塚——還有着墓碑的淒涼的影子！

風伴着夜來了，吹得窗戶憂憂作響，和悲慘地咆嘯着。我拭去一珠眼淚，在我停止我的幻想的時候，我謝了上帝，我還不是這樣的一個哭主呢。

但是愉快用着蝸牛的脚步又爬進你的家庭來了。一切又全是明亮的：

紫蘿藍的床不比那

婚時的清香更甜蜜呀。

你的女人的唇是豐潤圓滿的；她的頰嬌柔得像一朵花似的，她的脆弱加倍了你的愛情。

她所抱着的小東西——也是脆弱的——太脆弱了：這個小男孩，你把希望和心靈全放在他的身上了。你看着他生長的，愈來愈美，愈來愈更籠絡着你的靈魂了。當他頭一次含糊地說出你倆的名字的時候，你所對他表示的愛現在更加倍了，因為他起始天真爛漫地叫你教他

這個那個，並且從他的眼睛閃耀着的敏銳的好奇心，他確告你他有聰明的頭腦的。

他或者由於某種災禍也有九死一生的危機——這會使你痛心哭泣，乞求上帝容赦你這個——從此你愛他更加上一千倍了。

現在，他的蒼白色的姐姐躺在墳墓裏，你的寵愛從那蟲子宴會的塚裏跑出來，全集中在這男孩身上了。

你是如何地避免着騷亂，恐怕傷害他！在深夜裏，你要多少次地偷躡到他的床前，把手輕輕放在他的額上，那裏的捲髮團集得很厚，隨着太陽穴的跳動一起一降，你很久注視着那半開的小嘴唇，並且聽聽——你把耳頭放得很近——他的呼吸是不是有規律和甜蜜的！

但是這一天來到了——或者是晚間——你感覺不着他的呼吸了。很好，把你的頭髮撩開——定一定神——再聽聽。

不，一點氣息全沒有了！

你現在把手放在他的額上——確實是潮濕的——但是他並不是睡着健康的晚覺啊；並不是你的手，不對，你不要哄騙你自己——却是你的可愛的男孩的額這樣冷了；你的可愛的男孩永不會再和你談話——永不能再伴着玩了——他死啦！

啊，眼淚——眼淚；眼淚是多麼一種祝福的東西啊！現在不要再怕把它們淌在他的額上，或唇上了，惟恐把他喚醒！緊抱着他罷——用力地緊抱着——你傷害不了他，你不能喚醒他！把他放下罷，輕輕地或不輕輕地都是一樣；他僵直了；他是又硬又涼。

但是勇氣是有彈性的；這是值得我們自豪。我想它回復過來是要比灰燼再成火焰容易多了。

但是勇氣，忍耐，信心，和希望全有限制的。要是一個人免去親身去體驗這種限制，他是一個有福的人啊！

這種限制不逼近一個孤獨的人的；因為根本沒有事情使他親身去體驗，他如何能夠感覺到呢？

殯葬嗎？你用着哲學來究理。墳塲嗎？你談着赫威（Hervey）並且向着牆壁沉思着。一個朋友死去了嗎？你嘆息，你拍一拍你的狗——事情就算過去了。損失嗎？你節儉——你點上你的煙斗——事情就算忘掉了。災禍嗎？你笑——你睡着了。

但是你那無兒無女的女人纏住你，表示着又是愛又是悽楚——那麼你怎麼辦呢？

這時你能拿過來辛尼迦（Seneca），冷靜地吹着書上的土嗎？你能够讀福耳特耳（Voltaire）嗎？你能够閒散地吸着煙，你的腳攪動着常春藤，你的頭腦織成許多在墳牆旁的幻想出來——那牆壁就是圍繞着你的男孩的墳墓的？

你能够拿帶諷刺的馬細阿爾（Martial）變成韻文做消遣嗎？你能够拍着你的狗，看牠又機警又和穆，說，「穀了」？你能够輕視冷禍，坐在火旁打盹嗎？

我又想，要是一個人免去親身體會那忍耐和勇氣的限制的話，他一定是有福的啊！

但是這種體驗是來到了——這時灰燼漸漸地息了下去。

你的愛情所維繫着的女人現在憔悴了。不是她的美憔悴了；——因爲你的心靈已經是在她的身體裏，美是無關緊要的。

她用着敏捷的眼睛看出你那初露的恐懼了，她盡量地使她的脚步帶着彈性。

你所經歷的辛苦和你所戀過的東西現在更集中了你的愛情了。現在愛情不和你孤獨的時候一樣，散漫而虛飄的。它由於家庭的維繫愈來愈嬌嫩了。它不能在世界的廣漠裏射出蔓來，吸取有力的滋養料的。它已經生長在家裏的碗箸上了，它不能再佈露到外面去。

你現在不一直看着人們的臉，好像是有一個心靈的鎖在繫住你——好像是有一種共同的感情隔在中間了。這種心靈上的桎梏吸取了其他的桎梏；這種共同性壟斷了你的感情。在你的心靈尚未繫在任何

的特別東西上面的時候，當你把心靈開放出來，它能夠由於各方面的關係得到力量和愉快的，但是現在啊，這些關係似乎對你比冰還冷。

現在這些特別的東西，唉，對你是在消沉着。

你是多麼急躁啊！你要多麼掙扎着去幻想——沒有危險吧；她要多麼掙扎着去勸服你——沒有危險的！

城市的喧嚷要多麼攪擾你的耳鼓啊！這在你寂寞的時候是一種音樂；這當你為你的所愛，由嘈雜裏找安適的時候，對你是愉快的——尤其當你在晚間清閒的時候！

現在當你浸在憂鬱裏的時候，你看着世界對你漠不關心，使你發瘋。他們在街上擠着你，他們隔着桌子向你笑；他們在路的對面滿不在乎地向你點首；他們不曉得你心裏的苦痛是什麼。

那承攬殯葬的人來了，手裏拿着埋葬死孩子時所用的賬單。他知道你的悲傷！他有禮貌。你在心裏祝福他。你希望那些街上笑着走路的人們全是承攬殯葬的才好。

當醫生離開你的家時，你的眼睛總送着他：他是聰明的嗎？你問你自己：他是謹慎的嗎？他是最好的嗎？他總沒有失敗過嗎？他總沒有疏忽過嗎？

現在摸觸你的手的那隻手，沒更消薄嗎——沒比昨天更滲白了嗎？陽光充滿的日子，她振作起來；顏色恢復過來；她呼吸得痛快些；她摘取鮮花；她笑着迎你；希望又有了。

但是第二天風雨，她又躺下了。她甚至於不能談話；她緊握着你的手。

時間還沒有到，你就拋開事情跑回來了。同這些作事的人們幹什麼——誰來領受這掙來的利潤呢？要名譽幹什麼——它要使誰快樂呢？要財產幹什麼——將來做誰的遺產呢？

你見她在那裏用着枕頭支撐着；她正看着一個小圖畫本，這是她失去的愛子所玩弄過的。她把它藏在椅子裏；她憐惜你啊。

當春天的太陽照耀着，和戶外的花朵吐放的時候，她又振作了；她倚偎着你的臂，散步到花園裏去，那裏的新出巢的鳥兒，正在歌唱着呢！你看見她的眼淚，無須乎抖顫——那正是她感謝上天的眼淚啊。壓緊着那輕輕放在你的臂上的手罷，在你現在還可能的時候，你也謝謝上帝罷！

你很早的回家了——在下午。你的脚步不輕整了：沉重可怕。

他們打發人叫你回來的。

她在躺着；半閉着眼睛；她的氣息拖長了而且斷續不定。

她聽着你來了；她睜開眼睛：你把手放在她的手裏；你的手顫動着；——她的沒有。她動着嘴唇，叫你的名字呢。

「硬狠着罷，」她說，「上帝助你！」

她緊握着你的手——「別了！」

一個長的氣息——又一個；——於是你又單獨一人了，你現在沒有眼淚，可憐的人兒！你不知眼淚跑哪裏去了！

——你又趕早跑回家來。在你的房子裏有一些漆味。那裏有一口棺材；他們用着美觀的葬衣把尸身裝殮起來。那承攬殯葬的人正在釘放棺蓋，用脚尖輕輕地圍着棺材走着。他是怕驚醒她嗎？

他僅僅問你那板上刻的碑文怎樣，用他的大衣袖頭擦着。你直看着他的眼睛；你走到門前去了；你不敢言語。

他拿起帽子來，偷偷地溜出去像一隻貓似的。

這個人作工的確好。這是一個多麼美麗的棺材——一個非常美麗的棺材！你摸一摸——多麼光滑！

幾枝木犀草七亂八糟地躺在一個金邊的小碟裏。她喜愛木犀草。

棺材放在一個好的，結實的桌子上面；——那是你的桌子了；你成了看家的了——一家之主！

不錯，家庭！不要哭喊，老婆子會跑進來的。看看她那削瘦的容顏；這就是她所有留給你的嗎？現在你的心靈哪裏去了？不，你不要



握緊着拳，也不要咬唇切齒，你要是能够哭，哭罷！

——又過了一天。棺材抬出去了。那些愚鈍的送喪者們哭了——這是多麼無益的眼淚！憑帶着你的破碎的心靈走了！

現在你晚間在家裏愉快嗎？

你走到客廳去，那裏你的清潔的女管家安排得很舒服，裏面有乾淨的爐子和發光的木柴。

坐在你的椅子裏；對面還有一把靠絨墊的椅子——空的。你用着手指使勁按着你的眼珠，好像你要從那裏擠出一些傷害你的腦海的東西來；但是不可能。你的頭倚在你的手上；你的眼睛注視着閃爍的火焰。

灰燼總成在火焰之後的。

現在你走到患病的屋子裏去——輕輕地，爲得是你的端莊的女管家不至於追隨過來。

他們在她的椅子上放一種新的斜紋布；他們在她的床頭掛一個新的幔帳。他們把臺子上的玻璃瓶和銀鈴挪開；他們在那裏放上一小瓶鮮花；那種香味現在不會使病人討厭了。他們將窗戶半開着，爲得這好久總關着的屋子得些空氣。屋裏不很冷。

她不在那裏了。

啊，上帝！——你美爲剪去毛的羔羊將風樓和了的，慈悲罷！

灰燼呈現着黑色；我攪了攪，仍是沒有生氣的表情。我的病睡覺了。我的租戶屋裏的鐘已經打過一點鐘。

我從我的眼睛擠下一兩珠眼淚來；它們怎麼流出來的，我不知道。我半誦着一個謝天的祈禱文，因爲這種凄涼還未溫到我的身上；和一個含着希望的祈禱——但願那種凄涼永不要來。

再過半點鐘後，我已經睡得鼾聲大作了。我的幻想就此完結。

(完)(望之譯)

## 浪子的機謀(五幕劇)

G. Farquhar

### 第三幕

#### 第一場

磅提福耳夫人家中的走廊。

沙倫太太與桃林達上場。

沙倫 哈，哈，哈，親愛的妹妹，我要擁抱你；現在我們的的確確是朋友了！因為我將得到你一樁秘密，並且可以作為我的秘密的抵押品，現在你將會有用處了，在性的題目下我將以為你大可談論。

桃林 難道你想我那麼脆弱竟和人家一見鍾情麼？

沙倫 呸！現在你把一切都破壞了；為甚麼我們不像男子們在朋友的立場上那樣坦白？我敢向你說，那位先生已經違而我他的知心朋友，承認了他的熱情，祝禱了你的康健，叫了你千遍的天仙，二次談着你的櫻唇秀眼，頸頸，身調，風度和其他一切，那描寫煽動他們的歡笑因而引起第二遭的快樂。

桃林 扶着我，嫂嫂，我身子不舒服了。

沙倫 這樣，——她正要說出了——來來，孩子，說出來吧，——咳嗽一下——這樣——現在告訴我，難道你不喜悅我們剛才在禮拜堂見着的那位先生嗎？

桃林 人是滿好的。

沙倫 滿好！他可不是一個超人，一個美少年，一個星宿，那種意想的人兒嗎？

桃林 啊，嫂嫂，我的身子十二萬分不舒服。

沙倫 孩子，我究竟該派人到你母親那裏去要一點她的頭痛膏貼在你的足底下，還是命人到那位先生那裏去為你求點甚麼東西？來吧，解開你的胸衣，吐露你的心曲——那人是一個十全的好子弟，當他第一次進禮拜堂時我便注意他了。

桃林 我也注意他，嫂嫂，我自思他有一種風采像光芒般地照徹他的外表。

沙倫 說得對。

桃林 無須過急的賣俏送情的舉動，無須倨傲使他興奮，無須修飾過的眉目，無須造作的姿態，——但只要自然來安排一切——

沙倫 愈來愈妙——再說一點——來吧，——

桃林 但說到他的模樣兒——你注意過他的眼睛沒有？

沙倫 是的，是的，我注意過——他的眼睛，喂，他的眼睛怎樣？

桃林 靈活的，但不亂盪，它似乎在觀察，但除我以外沒有凝視着任何東西——而且他的神氣是那麼謙卑，但又是那麼高貴，它有心告訴我他能自驕地死在我的足下，但他鄙夷在任何旁的地方降卑身分。

沙倫 僅是醫葯才能生效吧！——你現刻覺得身子怎樣，親愛的。

桃林 囉！好多了：親愛的，啊，我們的信差到了！

史克拉布上場

喂，史克拉布，那位先生那裏有甚麼消息沒有？

史克 小姐，我給你帶來一大包新聞。

桃林 趕快打開它，快。

史克 第一，我探詢那位先生是誰；他們告訴我他是一個生客。第二

，我又問那位先生是幹甚麼的，他們回答了並說他們以前從沒有見過他。第三，我詢問他是那個地方的人，他們回答說他們知道不了這麼多。第四，我請教他從哪兒來的，他們說不出。而且第五，我問他往那里去，他們便回答說他們一點不知道這種事——這就是我能够探聽的一切話。

沙倫 但是究竟人們說些甚麼，難道他們不能猜想嗎？

史克 有些人猜他是個奸細，有些人猜他是個跑江湖的，你這樣說，他那樣猜；但是依我個人，我相信他是個天主教徒

桃林 一個天主教徒！爲甚麼是個天主教徒？

史克 因爲他常是把他的馬匹配好鞍蹬，而他的跟班又講着法國話。

沙倫 他的跟班！

史克 哎，他和伯爵的跟班裹着法國話正像兩隻在磨房地中同謀不軌的野鴨，而我相信他們是在談我，因我被他們笑得很利害，

桃林 那跟班穿的是那種號褂子？

史克 號褂子，我的天！小姐，我到把他當作一個隊長呢，他是那麼俗艷地鑲着花邊！而且他從腳到頂全都有，高到大腿模樣，有根銀頭的杖子在他的膝節邊搖搖幌幌。他把手放在口袋裏正像這樣——「以法國式的神氣走着。」還有一頂漂亮的假髮結在一個小口袋裏面。——天呀，小姐，他和我比起來完全是另一種僕人。

沙倫 情勢是容易如此的，可是我們該怎樣辦，妹妹？

桃林 我有辦法——這小子非常簡單而有一點狡猾，簡單的成分太多掩蓋了狡猾的部份。——史克拉布。

史克 小姐！

桃林 我們急於要知道那位先生是誰，

史克 好的，小姐，這一定有個滿意。無疑。

桃林 你得去和他的跟班相識，並請他到這兒來喝你一瓶麥酒，因爲你今天正是掌酒的頭兒。

史克 是的，小姐，每禮拜天我都是掌酒的頭兒。

沙倫 啊，勇敢呀！妹妹，啊，憑我的良心說，你已經了解數理學了？

——這是世界上最好的計略，你知道你的母親將要上禮拜堂去，而我的丈夫也要和他的光棍朋友到酒店去，於是這個家便是我倆獨有底了——這樣我們便偶然似地闖進去並自家動問那傢伙一些問題，在鄉下，你知道任何陌生人都是友伴，我們不討厭和聽差頭一塊兒在鄉村跳舞會裏同舞，假若他對我們獻殷勤感覺快樂。

史克 啊，太太，你妄責我了；我生平從沒有辜負你太太的盛情。

吉蒲賽上場

吉蒲 太太，小姐們，晚餐上棹了。

桃林 史克拉布，對不住要你等候，上那兒去得等我們命令你。

史克 遵命。

## 第二場

磅尼費斯的旅店中的一間屋子，

艾蒙威爾與亞爾齊上場

亞爾 好，湯姆，我發見你真是個射擊手了。

艾蒙 一個射擊手！誰是這麼眼瞎不能在烏鴉羣裏分辨出天鵝？

以爾 好，我聽你的，艾蒙威爾。

艾蒙 艾蒙威爾！怎不叫我阿農德底斯，塞希瑞阿，亞瑪底斯，這一切浪漫故事所能描畫的戀愛大家，於是我才能答問。啊，亞爾齊！我在她的容顏上觀察出許多東西出來。她正像在收穫時的農業女神色瑞斯：穀類，醇酒與脂油，牛乳與蜂蜜，游園，森林與潺潺的溪流都在她那豐美的臉上浮動。

亞爾 她的臉！你的意思是說她的財庫：五穀，醇酒與脂油在那裏放着。總之，她有一萬磅的收入，這就是老實話。

艾蒙 她的秀髮——

亞爾 不成問題地是半大的巨礫，我簡直受了它的轟擊。「走開」

艾蒙 請你諒解我，我的熱情一定要洩露出來。

亞爾 熱情！真是瘟疫，你想這些浪漫的舉止能够做成我們的事業嗎？假如我的性情也像你的那般放蕩，我的冒險事業也不過比你的  
一半多點的浪漫罷了。

艾蒙 你的冒險事業！

亞爾 是的，

攤有兩千磅資產的女神

帶着銅暖器，熨硬的睡頭巾

溫熱着床舖，撩起客人的火性，

給你一點米爾敦的雄壯句子，而題目則僅是一個店老板的女兒！

我能玩弄一個女孩子正如釣漁翁之對魚兒一般；他把魚保存在他釣絲的末端上，帶着它往上溪跑，又往下溪跑，直到最後他才拿到手中，又撩搔着這鱈魚，於是這般地攫取進他的漁筐。

磅尼費斯上場

磅尼 馬丁先生，話是這樣說——那下邊來了一位忠厚人，他是我的磅提福耳夫人的聽差頭，他請你先生一定和他一同到他家去，並瞧瞧他的酒窖。

亞爾 爲我向那位先生致意，說我馬上就去伺候他。

「磅尼費斯下」

艾蒙 我聽到的是甚麼話？

柔和是阿爾費斯的彈奏，優美是多美梯達的歌飛，

亞爾 呵！打住你的狂歡，我告你此時抽水機正要放在船上，船也快要駛進港內，我的生命便託付與它。你說那兒另外還有一個很漂亮的女人嗎？

艾蒙 是，真的。

亞爾 我已經愛上她了。

艾蒙 你能不能在同時給我一張讓渡捷瑞的發單。

亞爾 不，不，朋友，所有她的穀類，醇酒與脂油是統括進我的市場，我再警告你一次，當心你的鐵錨不要往我的地帶裏拋，假若你和我衝突，就在當前你便得沉底，——豈有此理！想奪獲我的小軍艦，而我正巡洋搜索着你呢！

「下場」

磅尼費斯上場

艾蒙 好，好，我決不——

「亞爾齊下」

磅尼費斯重上

老闆，在你店裏有沒有任何過去的友伴？我不願獨人用餐。

磅尼 有的，先生，下面有位隊長，話是這樣說，他大概是一個鐘頭以前到此的。

艾蒙 穿軍裝的先生們是到處受歡迎的；你願不願意爲我向他表示敬意，並告訴他我高興和他同棹？

磅尼 我將告他你是誰呢，先生，我要——

艾蒙 「旁白」哈！這手法真打得巧！——（大聲）我還不是和他一般的旅客，高興和他在一塊，還不結了。

磅尼 我聽從你的吩咐，話是這樣說。

「磅尼費斯下場」

亞爾齊上場。

亞爾 該死！我已忘掉了，你給你自己甚麼名號？

艾蒙 自然是我哥哥的；他不會給我任何旁的東西，所以今番我今膽敢竊取他的名號：——你知道你其餘的暗號。

亞爾 唯，唯。

「下場」

吉貝提上場

吉貝 先生，仰仗，仰仗。

艾蒙 不敢當，先生，因爲我不認識你呀。

吉貝 我並不驚怪這個，先生，因爲你從沒有會見過我，「旁白我」希望如是。

艾蒙 請問，先生，我怎會有原由在現刻遇見你呢？

吉貝 我鄙視打擾任何紳士們——但我的店老闆——

艾蒙 啊，先生，我請你原諒，你就是他向我提起的隊長吧？

吉貝 不敢當，先生。

艾蒙 那一個聯隊，我可以斗胆動問嗎？

吉貝 進行隊，先生，一個老隊伍。

艾蒙 「旁白」很老，假若你的衣服就是軍裝的話，「大聲」你在國外服務過嗎，先生？

吉貝 是的，在一些殖民地。這就是我的運氣壞才差到那最壞的職務；我的確想離開它了，但是一個顧體面的人，你知道——而且，這是為國家的福利，所以我應該飄泊海外任何事只要能為自己的國家謀福利——在這一點上我有古羅馬人的精神。

艾蒙「旁白」還是最古的那批的一個，我敢以生命打賭。「大聲」你發現西印度很熱吧，先生？

吉貝 是的，先生，對我是太熱了。

艾蒙 請問，先生，我不是曾在威爾咖啡店見過你嗎？

吉貝 不錯，先生，並在白屋咖啡店也見過，

艾蒙 現在你的隊伍在哪裏，隊長？

吉貝 他們還不會來。

艾蒙 為甚麼，你在這裏等候他們嗎？

吉貝 他們今晚就會到此地的，先生。

艾蒙 他們在哪條路上進行？

吉貝 橫過鄉間——（旁白）有鬼在裏面作祟，假若我不把話說儘够來鼓動他自己表白的話！但我怕他不是，我必須順風轉舵。

艾蒙 你的隊伍要住紮在李奇費爾德嗎？

吉貝 住在這個店裏，先生。

艾蒙 甚麼，全部人馬？



吉貝 我的隊伍很稀少，哈！哈！哈！我們全部只有三人，哈！哈！哈！

艾蒙 你開玩笑，先生。

吉貝 噯，先生，你必得原諒我，先生，我懂得世故，特別是旅行的藝術；先生，我一點都不在乎在路途上直切地答覆問題——因為我通常騎馬時總有職務在身。

艾蒙（旁白）同三四人，我相信。

吉貝 人家確實通知我說在這個客寓裏住有強盜；先生，我不能猜疑像你這樣儀表的上流人——但是確實的，先生，我已經得到這樣一個在路上躲閃的方法，就是我不介意向任何人說真話。

艾蒙（旁白）你的謹慎也許是必要的——（大聲）於是我揣測你不是隊長了。

吉貝 我不是，先生；隊長是一個好的旅行頭銜，於是我便採用它：它杜絕了許多普通對旅行的紳士的愚笨的盤問，它給人一點甚麼似的神氣，使盤查人貼貼服服地——這就是我扮隊長的原因，此外沒有別的。

艾蒙 請問，先生，甚麼是你的真正的行業？

吉貝 啊，先生，你一定得原諒我——依我說，先生，我不以為告訴你安全的。

艾蒙 哈，哈，哈，依我說，我嘉獎你。] 磅尼費斯上場  
喂，磅尼費斯先生消息怎樣？

磅尼 下面另外有位先生，話是這樣說，他聽說你們只有兩位，很高興參加一塊，假如你們願給他許可。

艾蒙 他是幹甚麼的？

磅尼 一個傳教士，話是這樣說。

艾蒙 一個傳教士！他真是一個傳教士嗎？或僅是他的旅行的別名，像我這位朋友，叫着隊長的一樣。

磅尼 啊，先生，他確是教士並是鎮上那位法國軍官的隨營牧師呀！

艾蒙 他是法國人嗎？

磅尼 是的，生在布魯塞耳。

吉貝 一個法國人，並是個教士！我不願人家看見我和他在一塊，先生，我的名譽是有價值的，先生。

艾蒙 不啻，隊長，我們這裡哪會有人聽見——他能說英語嗎，老板？

磅尼 很不錯，你也許會從他的重音方面，話這樣說，知道他是一個外國人，如期而已。

艾蒙 他從前曾在英國住過嗎？

磅尼 不會，先生，但他是語言大家，話是這樣說，他會講拉丁話——聽他講拉丁話是對我有好處的。

艾蒙 那麼你懂拉丁話嗎，磅尼費斯先生？

磅尼 我不，先生，話是這樣說，他講得那麼快所以我確信那一定是不錯的。

艾蒙 勞駕請他上來吧。

磅尼 他在這兒呀，話是這樣說，

福瓦嘉德上場

福瓦 上帝保佑你們，兩位先生。

艾蒙 （旁白）簡直是個法國人！（向福瓦嘉德）先生，久仰，久仰。

福瓦 啊呀，我才久仰久仰呢。也久仰你先生。

吉貝 博士，你會說滿口的正確英語，但你也有外國人的極重的鼻音。

福瓦 我的英語之好是長於用字，但你知道我們外國人不能在發音方面這麼快地使舌頭生效。（譯者：此段的讀音應不正確。）

艾蒙 （旁白）一個外國人，依這種腔調明明是不折不扣的愛爾蘭人（大聲）你在法國生長的嗎，博士？

福瓦 我在法國受的教育，但我在布魯塞耳生長的；我是個西班牙國

王的臣民，有趣吧。

吉貝 西班牙的那位國王，先生？你說呢！

福瓦 以我的靈魂說話。嗚嗚，我還不能告訴你呢。

艾蒙 不為，隊長，這樣對博士太苛刻了，他是位生客呀。

福瓦 啊，讓他好了，嗚呀呀，我隸屬的那個國度是容易在我的面目上識別出來的。

艾蒙 來來，先生們，我們停止爭論，——這兒，老板，晚餐預備好了嗎？

磅尼 在桌上了，話是這樣說。

艾蒙 先生們——請——走那扇門——

福瓦 不，那不成，隊長，必得帶頭走。

艾蒙 不，博士，教會是我們的領導呀。

吉貝，唯，唯，正是這樣，——

（福瓦嘉德前頭走，其餘隨着下）

### 第三場

磅提福耳夫人家中的走廊

亞爾齊與史克拉布上場，歌唱着，並互相擁抱，史克拉布手中有個酒壺，吉浦賽在遠處諦聽着。

史克 Tall, all dall ——來來，親愛的孩子——我們再唱一次那支歌。

亞爾 不，不，我們會把全家吵亂了，——但你真能保守秘密嗎？

史克 啊！以我的人格擔保，正如我是紳士一般。

亞爾 這就夠了。——你一定得知道我的主人是艾蒙威爾了爵；他前不久和人家在倫敦決鬥一次，把他的對手很危險地弄傷了，所以他最好退避一下直到他聽得究竟那位先生的傷很重或是莫關係；他從前沒有到過英國的這部，所以他選定了到這地方來退休，

如斯而已。

吉蒲 我需要的够了。

(下場)

史克 當你的主人決鬥時你在那里呢？

亞爾 我們從不知道主人們爭吵。

史克 不知道！假若我們的主人們在此地的鄉間接受一個挑戰，他們第一件事要辦的便是告訴他們的太太，太太就告訴僕人，僕人就去驚嚇佃戶，只要半點鐘全村都武裝起來了：—

亞爾 這就是阻止那兩人去做他們不願做的事的方法：——但現在你不是要找機會談到我的事務嗎？

史克 談講！哎，先生，要是我沒有學會鎖住舌頭的技術，我一定不能在一個大戶人家住到這麼久了。

亞爾 哎，哎，的確地一切家庭裏都有秘密。

史克 秘密！哎；——但我不多說了。來，坐下，我們把這壺酒銷完：——

亞爾 心願得很：誰知道只有你和我會更相好起來，唉？——祝你的太太小姐們的康健；你共有三位太太小姐們，我想，她們之中一定無疑有許多秘密。

史克 秘密！哎，朋友；我希望我有個朋友——

亞爾 我豈不是你的朋友嗎？來來，你和我就是結拜的兄弟。

史克 我們可以嗎？

亞爾 從這分鐘起，給我一吻：——那麼現在，史克拉布大哥——

史克 那麼現在，馬丁二弟，我將告訴你一樁秘密會叫你毛髮直立起來：——你一定得知道，我是全完沉溺在愛河裏了。

亞爾 這是一樁駭人聽聞的秘密，這就是真話。

史克 那個妮子，吉蒲賽，就是剛才和我們一同在地窖裡的那人，真是自有穿襪子的騷蹄子以來最毒狠的一個；我真愛得她要死。

亞爾，哈！哈！哈！——你究竟愛她的肉體，還是愛她的品德呢，史

克拉布大哥？

史克 我該更愛她的品德，因為這比美貌持久一些；因為有些女人失掉美貌很久以後，品德還能長久保持住她們的好處。

亞爾 在鄉間，我告你，沒有女人失掉品德，在私生子未發現之前。

史克 哎，要是我和她養出私生子，我一定會娶了她，但我不敢來那一套，因為恐怕遣派去當兵。——請問老弟，你們這些倫敦的先生們喜不喜悅這同樣的徵兵動員。

亞爾 很糟糕，史克拉布大哥，這就是給我們最壞的東西。從前我記得有些好日子，那時我們可以向主人敲索薪資，假若他們拒絕償付，我們可以找個證據揪他們到一個法官面前；但現在假如我們抱怨到食物，他們便給我們找個證據並把我們揪到三個法官面前。

史克 假若我們要抱怨食物，我們的確該吃官司；因為法官們不能給他們自己的僕人等一個壞榜樣，現在這就是我的不幸，我不敢在家裡說，那妮子吉蒲賽：就像狂怒似底亂嚷——在有一個時期中我也得過好處。

亞爾 現在怎麼會改變呢？

史克 一切禍害的主因就是由於一個教士。

亞爾 一個教士！

史克 哎，他是一個娼婦生的下地獄的兒子，到這兒來為法國軍官作餐前祈禱，並且吃光我們的食糧——沒有一天他的腦袋裏不是想到這屋中的正餐與便餐。

亞爾 他怎會在家庭裡混得這樣斯熟呢？

史克 因為他會說英國話，就好像他學生都住在這兒似地；又會撒謊，好似他從嬰孩時便是個跑江湖似的。

亞爾 那麼這個教士，我恐怕他曾經轉變了你的吉蒲賽的愛情。

史克 轉變！哎，並且誘入邪途，我的親愛的朋友；——因為我怕他

已經把她變成娼婦與天主教徒了：——但是這還不止；還有法國伯爵與沙倫太太串通一起，無疑地他們自己有些私下的目的。

亞爾 這是個你們最有希望的家庭，史克拉布大哥；我料想那位小姐也有她的情人。

史克 這個我却知道了；——她是她們中間頂良好的，這就是真話；但她們存心阻撓我的好奇心，所以給我許多事情去做，於是我便是個十足的奴隸了——你想我在這家庭中的地位怎樣？

亞爾 我想是聽差頭。

史克 哎，上帝保佑你！——我要告訴你。在禮拜一我趕車；在禮拜二，我推犁；在禮拜三我放獵狗；在禮拜四我催租錢；在禮拜五我上市；在禮拜六我寫委託書；而禮拜天我便開啤酒。

亞爾 哈！哈！哈！假若變換花樣是生命中的一件樂事，你就够享受了，親愛的老哥。——那些小姐們是誰？

史克 我家的，我家的；在右手的是沙倫太太，在左手的是桃林達小姐。——不要管她們；坐穩，男子漢。

沙倫太太和桃林達上場。

沙倫 我會聽我的哥哥說過我們的艾蒙威爾爵爺，但人們說他的弟弟才是更漂亮的紳士。

桃林 這是不可能的，嫂子。

沙倫 他非常富有，但非常吝嗇，人們說。

桃林 不管這個；假若我能偷進他的心中，我一定放開他的胸襟，我擔保他這樣。我已聽過傳聞，但人們也許因他們的僕人的行爲而被人瞎猜，我希望我們可以和那傢伙談談。

沙林 我也這樣想；因為，我想他是個很漂亮的小子：走這邊，我立刻就要向他拋個香餌。

她們轉個灣，指向舞台的對方走去。

亞爾 （旁白）的確是穀類，醇酒與脂油呀！但！我想，那婦人有更

豐滿的肉體；我應該挑選她——啊，咳，你也這麼說吧！

沙倫太太墜下她的手套，亞爾齊跑去拾起，交還給她）——太太——你的手套。

沙倫 啊，先生，我謝謝你——（向桃林達）這傢伙的鞠躬是多麼優美呀！

桃林 鞠躬！我知道有幾個從倫敦來的跟班在此地自稱跳舞師，並且把鄉間最好的財喜都帶走了。

亞爾 （旁白）那個計畫，我須得知道，是比我們的更好些。（向史克拉布）史克拉布大哥——爲甚麼你不給我介紹呢？

史克 太太小姐，這就是那位不相識的紳士的令僕，你們今天在禮拜堂見過他們的，我知道他從倫敦來，所以我請他到地窖來，以便他好教我磨小刀的最新花樣。

桃林 我希望你已經從優地款待他了。

亞爾 啊，是的，小姐。不過府上的酒的力量對於我愚下的薄量是稍嫌強烈一點。

沙倫 怎麼，難道你不慣喝麥酒麼？

亞爾 不是的，太太，我的經長的飲料是茶，或是一點酒攪一些白水；這還是醫生開給我的一劑消脾氣的藥方。

史克 啊呀！啊呀！一個跟班俱然有脾氣！

沙倫 我想那種毛病只適於上流人士吧？

亞爾 太太，像其他一切的時尚式樣一般，這個也變陳舊了，所以傳下給他們的僕人；在我們當中的很多都有，我相信，它是原於血液中有憂鬱分子，又被停發工資招惹起來。

桃林（向沙倫太太）這傢伙談談話怎麼裝模作樣的！（向西亞爾齊）請問你伺候現在這位主人有多久了？

亞爾 不久，我一生差不多都消費在伺候太太小姐們。

沙倫 請問，那種服役你最喜歡？

亞爾 太太，因為太太小姐償付最多，伺候她們的好處是充足的薪資，她們的容貌有種魔力，所以給出命令時附帶着快樂，並加給我們的職責上一雙心甘情願的翅膀。

沙倫（旁白）這個飛翔是超過號褂子的蹦勁。——（大聲）先生，你再伺候一位太太時會覺滿意嗎？

亞爾 我要當上房的聽差，但不是跑路的跟班。

沙倫 我想你從前是當跟班服役的吧。

亞爾 正因那個原故我不願意再回到那個職務服役了；因為我的記憶太弱，不能負許多傳達消息的重任，而倫敦的太太小姐們又愛那樣累她們的僕人，我的前後服伺的女主人，郝杜伊夫人（Lady Howd'ye）有一早晨叫住我說：「馬丁，到我的阿爾萊提夫人（Lady Allright）那兒去給我請安，告訴她我是要在昨天去伺候她的，並留話給瑞伯筭太太說她知道的那件事的開場是停下了，一直要等我知道我所認識的那人同意時，因為環境需要我們在舊地點行事；但是在同時有一位近乎她閣下的人：從幾樁暗示與推想，她在某個時間內是有關於許多圖謀的失敗，自然事情總不免有些失敗，而這事情，據她所知並不重要——」

沙倫與桃林 哈！哈！哈！你怎麼辦呢，先生？

亞爾 我一半也沒有辦通，這全部的請安話差不多費了半點鐘之久；所以我碰巧弄錯兩組字音，便被辭退，更弄得沒有資格幹這營生了。

桃林（向沙倫太太）他真是我所遇見過的頂有趣的傢伙，嫂子！（向亞爾齊）喂，朋友，假若你的主人結過婚，我敢說你仍舊伺候一位太太吧？

亞爾 不，小姐，我留心着決不進一個結過婚的家庭；老爺和太太的命令總是相反，要討好雙方是不可能的。

桃瑞（旁白）主要之點我得到了。——我的爵爺還沒有結婚呢，我發見了。



沙倫 但是，我奇怪；朋友，在這許多好職務中，你還沒有一樁更好的供給品呢。

亞爾 我不知道怎麼回事，太太——曾經有副官之職也委給我三四次；但它是吃不得底，太太，我像這樣過活就很不錯了。

史克 太太，他唱得極好，——在他來以前我以為我在鄉間是唱得滿好的；但是，嚟呀，我和我的馬丁二弟相比，就真不叫話了。

桃瑞 是嗎？勞駕，先生，你願意給我們唱一支歌嗎？

亞爾 你喜悅情感的，還是有趣的？

史克 啊啦，他有個最純正的小調講到一件區區的東西。

沙倫 一件區區的東西！勞駕，先生，我們要聽它。

亞爾 我很慚愧獻給你們一點區區的東西，太太，但只要你命令過我——

「照着西門爵士是國王的調子唱」

你將聽到一首區區歌，  
開始是個區區結尾亦區區，  
一切區區的人們靠近坐，  
我是巍然地聽你們聽着我。

假若它不全是些區區的東西，  
像晚近加進劇本的內容；  
男子們一定要動手動足，  
女人們也要邊吵邊鬧。

誰叫男子區區乎講究衣巾？  
原來是爲要了他們相識的女人，  
她們羨慕並把握着一個花花公子

那種出類拔萃的區區。

情人的光陰區區然地混過，  
只贏得一件或許多的區區：  
童貞女才不久搶到手中，  
却又爲一樁區區小事而離矣。

哪一個凡人有那麼大的能耐，  
俱然在白屋茶社坐到半句鐘？  
誰又能持久坐在茶棹旁邊，  
不弄聰明地吹一些區區瑣事？

是一羣區區鞏固了法庭，  
我們進，賄賂並不是區區；  
我相信，白鞭亦不是區區，  
不管承受它們的是誰人。

但如你要到那一類的地方。  
其地的區區是洋溢而橫生，  
在朝拜會顯給你他的恩惠  
許給你的東西實不過是些區區

一駕車和隨後的六名跟班，  
我以爲既非區區亦無罪：  
但是常常我們看到呀，菩薩，  
坐在裏面的才是醜惡的區區。

人們總以為一壘的香檳，  
不過區區，或如敝，  
但如你打算怎樣能喝到，  
啊天，那時你才明白這並不是區區。

在海上的牧師是個區區，  
在憂愁中的孀婦是個區區，  
今朝的和平亦是區區，  
明朝呀，誰知道有何事發生？

一個區區許會披上黑僧衣，  
不然費點事遮上紅軍裝：  
但假若一朝隊伍瓦解了，  
那時更多的區區事纏繞不清。

人們說，舞台是個區區，  
理由，請教，拿出來，  
因為每部新戲上演時，  
他們把戲院內擠滿了區區。

但區區乎因人們的惡意而營囔，  
並將我們全體都弄在一個台基，  
這歌曲的作者是個區區，  
而他的曲子不過加點區區。

沙倫 很好，先生，我們感謝你，——給你點小意思去買付手套。

「給他錢」

亞爾 我很卑微地請你原諒：太太，我的主人已給我工資；我不敢接

受任何其他的人的錢而損及他的體面，並且違背她的命令。

桃林 這是令人驚異的事！你在哪兒見過這麼可愛的有禮貌的傢伙？

沙倫 他穿着號褂子才叫見着鬼呢？

桃林 我幻想，嫂子，他許是上流人，是我的爵爺的朋友，而那位爵爺挑選他是爲了他的毅力，忠誠與謹慎，因此穿着這種裝束陪伴他，而十分之九也是他的助手。

沙倫 是這樣的，必定是這樣的，而且將來也是這樣的：——因爲我喜悅他。

桃林 怎麼說！比喜悅伯爵的成分多些嗎？

沙倫 伯爵恰巧是現局面的最合式的人：所以我挑選他來作我擺佈我丈夫的工具，——但我很喜悅將他作爲擺佈我自己的人。

桃林 但是現在，嫂子，爲要與那位爵爺和這位先生會見，我們才能怎樣使它實現呢？

沙倫 忍耐得了！你們鄉下即或讓人家打動了心，也不表示寬宏——難道你停阻人家的慾望，而不給人家期望的時候嗎？——你瞧，桃林達，假若艾蒙威爾爵爺你或配得住你，他會找個路道會見你的，那時我們必得聽從它。——現在我的事到了討論的時候了——你把你的哥哥安排就緒沒有？

桃林 就緒了，就緒了，

沙倫 他喜愛那事的程度如何？

桃林 他沒有說甚麼，嘍哩咕嚕地向着他自己鬧了一陣，允許被我引導——可是他來了。

沙倫上場

沙 剛才我聽到的是甚麼歌唱？

沙倫 你的腦袋裏才在歌唱呢，親愛的；你一天到晚都抱怨着這個。

沙 你真是無禮。

沙倫 我自從和你結合成爲一體以來便是這樣。

- 沙 一體！無寧是兩個行屍，不自然地聯在一起。
- 沙倫 或無寧是一個活靈魂與一個死軀骸配成一對。
- 桃林 像這樣，這是對我很好的鼓勵！
- 沙 是的，我的老婆顯給你看甚麼是你一定得作的。
- 沙倫 而我的漢子顯給你看甚麼是你必須遭受的。
- 沙 該死，你不能住口麼？
- 沙倫 該死，你不能講話麼？
- 沙 你談的有點目的麼？
- 沙倫 你想的有點目的麼？
- 沙 妹妹，聽着「悄悄地說」我不到很晚是不回家的，「下場」
- 沙倫 他給你悄悄地說些甚麼話？
- 桃林 就是說他要繞道走後路，進耳房，像我指點他那樣地去傾聽，但我再求你一次，嫂嫂，放棄這個計策好了；因為，仍如我從前向你說的，不但不能提醒他傾向仁愛，你也許反將他激惱了；而且誰知道他的野蠻會把他變得多麼凶？
- 沙倫 我担保向你說，我是準備去接受他，可是伯爵來了；躲開。

「桃林達下場」

貝勒爾伯爵上場

你不以為奇怪嗎，伯爵先生，我今下午不在禮拜堂呢？

伯爵 我會更奇怪，太太，你要是真的去了那兒，或者奇怪你怎樣會把那些殺了許多人的罪人的眼睛上舉向天。

沙倫 先生，假若上天，給我的眼睛以殺戮的威力，亦即是醫治的權能，我希望這一個能補償那一個。

伯爵 啊充分地可以，太太；你是否已經準備施用救藥給予受傷的人呢？——試想，太太，我無疑是個俘虜；最初投降於你們的將軍的刀槍之下，然後屈服於你更能征服人的俏眼；我最初的鎖練到還平和，有贖金便可將我解救，但你的足鐐我永遠也擺脫

不了。

沙倫 嚟呀，先生，爲甚麼你要向我抱怨你的束縛；我還不是被鐵練鎖上？你知道，先生，我是被束縛住的，而你要是設身處地時也許會覺得安然一些：我和你一般地，是一個戰時的俘虜——的確是屬於戰時的：——我已給出釋放俘虜的誓言；你願意打破你的鎖練而獲得自由嗎？

伯爵 我的的確確地願意，假若我在野蠻無禮的人當中作俘虜的話；但這是你的情況；你是個奴隸，太太，你給最野蠻無禮的人——你的丈夫作奴隸。

沙倫 我承認我的弱點；我沒有堡壘，沒有勇氣，沒有指揮，也沒有夜哨能够假裝作防守一個地方，那兒管制者的殘暴逼迫守兵叛變了。

伯爵 而且那里的被困者是決定了死於當地。——「跪下」拏眼淚，誓言和請求來攻擊你的心，不到你降服時決不起來；也許我定要猛攻——拏愛情與祈禱！——於是我便這樣開始攻擊了。

沙倫 立遠些吧！——「旁白」的確他不聽我說——而我差不多希望他不走開。——這傢伙講戀愛的手段到頂優美，「大聲」但是，先生，爲甚麼你要將我這人看得那樣有價值；當你看見他被那個知道她更清楚的人鄙視着。

伯爵 他不知道你這人怎樣，雖然他掌握着它，假若他僅知道他所保有的珠寶的價值，他一定常常將它掛在心旁，並在睡着時將它抱在懷內。

沙倫 但自從他將我不顧地扔開——

伯爵 但有人清楚地知道你的價值，走來將你拾起，這不就公平了嗎？

「走去將她執住」

沙倫提着白刃上場

沙 捉着，惡棍，捉着

沙倫 「掣出手鎗」你要捉嗎？

沙倫 怎麼！謀殺你的親夫，保護你的野漢子！

沙倫 野漢子！好不害臊，沙倫先生；野漢子帶着長刀，這位先生却沒有；你知道他是個俘虜我早知你要大發雷霆，所以把傢伙預備來接受你的橫暴；而且，說到真情，我也把持着自己而抗拒這位先生的暴力。

伯爵 啊，太太，你的俏眼是比手槍更利害的火器；它們從來是彈不虛發。

沙 怎麼！你當面向我的妻子調情！

沙倫 我請求你，沙倫先生，忍受點吧，把你的怒氣停止一會兒好了。

沙 好讓你有工夫捏造借口話吧。

沙倫 我用不着。

沙 用不着，我聽到你們談講的每一個字。

伯爵 哎，去你的吧，我想那對話是滿好的。

沙倫 那麼我揣想，先生，你已聽到你自己的野蠻行爲了。

沙 野蠻行爲！嗯。女人們叫做的野蠻是甚麼屁？我會干涉過你沒有？

沙倫 沒有。

沙 至於你，先生，我掣另外一個時候對付你。

伯爵 啊，滾蛋，而我一定得如法泡製。

沙 你看，太太，不要想我除却關心你的榮譽之外有更凶的怒氣，但依我個人的意見，假若你能想出任何花樣去胡鬧而不使我當忘八，你就做去吧，我亦歡迎。

沙倫 老爺，我謝謝你的仁愛，你定得減輕我的罪惡，雖然褻奪我的快樂都是好的。——是呀，是呀，我決定不再冒險去犯任何罪，爲了我沒有看見你懲罰我的過錯。

沙倫 那麼你能容許我這樣麼，親愛的？除這法國人外我許可任何人向你獻殷勤，因為我把他那一國的人都恨透了。

〔下場〕

伯爵 啊先生，這才是不講人情，滾你的吧，我有些愛你呢——太太

——  
〔走近她〕

沙倫 不啊，先生。

伯爵 不啊，先生，——好孩子，太太，我不是你的丈夫呀。

沙倫 這是提醒你的時候了，先生——我相信你對我的甜言蜜語不過是你的消遣，我希望你也會同樣地考慮我的慫恿，並使你看清你應該，你一定得知道，我把你弄到這兒來是作為調整我和我的丈夫的關係的工具，因為他是被我的圈套安在那兒偷聽的。

伯爵 被你的圈套？

沙倫 的確的。

伯爵 那麼，太太，當我聊着許多假話使你和你丈夫分開時，罷了，我是在整個時間內在着手把你們連在一起了。

沙倫 我請你原諒，先生，我希望這會給你閱歷一下英國女子的婦德。

伯爵 罷了，太太，你的婦德到很偉大，可是孩子，你的忠厚却微小極了。

桃林達上場，

沙倫 現在你發怒了嗎，先生？

伯爵 發怒！美麗的桃林達，「唱着歌劇調的(美麗的桃林達)一首歌，並向桃林達陳詞，」小姐，當你小姐需要一個傻瓜的時候，來找我吧。「美麗的桃林達，報仇……」

〔歌唱着下場〕

沙倫 這里流露這國民的真情生，憤恨和着禮貌，而高度的怒氣夾在歌曲之中——好，妹妹，你一定得當裁判官，因為你會聽取審判。



桃林 我把有罪的哥哥帶上法庭。

沙倫 但我得受刑，——這也難堪了，妹妹。

桃林 我承認；但你得有忍耐。

沙倫 忍耐！習慣的口頭禪——上天絕沒有差送禍災而不帶補救的——爲甚麼我要躺在我能夠擺脫的羈絆之下面呻吟呢，我就是使我破滅的從犯，而我的忍耐不會比自殺好。

桃林 但你，你怎能擺脫你的羈絆呢？你們的不和睦不能獲得法律上的離婚理由。

沙倫 法律！甚麼法律能在自然的深遠處尋覓真情？甚麼證據能夠證明婚姻的無數乖背的地方？難道陪審員能夠列舉我們兩的靈魂中無盡的根固的嫌惡，或是裁判官能給相尅的性情以斷案嗎？

桃瑞 他們從不假裝能夠，傻子，陰森淫罪的案情而外他們不便干涉其他。

沙倫 森淫！啊，妹妹，偶然的強姦是暫時的損害，是可能地彌補起來，但激烈的憎恨也會重修舊好嗎——不能，不能，妹妹，自然是最初的法律給予者，只要它把性情變成相反，就是一切婚姻的金鍊，抑或法律的金鍊也不能把他們牢實地維持着。

天章制定我們人類的婚姻，  
但上天只是最初的派定；  
夫與婦要有合力同心的性情，  
像互助的力去拖生命的重担。  
塵，天上一切的職責，  
行星們以協調與和諧而運行；  
賜，地下一切的司務，  
都知道人，水，地與空氣  
全都扔合於一木之中而滋生，  
豈有萬物之靈的人類

反注定啼泣於無穹的嫌隙？

不，就爲那料想我們也該咀咒上天：

萬能是公平，人們須聰明。

（第三幕完）（王章樹譯）

## 海外文壇消息(八則)

謝 琦

### 新濶劑般底西墨龍作品

近來，爲法國人讀厭了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汝勒羅曼(Jules Romain)、馬耳陸(Martraux)、紀德(Gide)和魏耳塞(Vercel)的偉大却有點沉悶底作品時，他們大多手把一卷西墨龍(Geoger Simon)的作品來鬆一口氣。的確，西墨龍是一個特出底寫神秘故事底作家，即在全歐文壇上，他亦算這類作品的巨擘，他的小說中真有千奇萬怪底思想，層出不窮底穿插，而且亦是够長篇底。

### 斯坎狄那維亞文學界的一樁驚人消息

世界各國的批評家很早已認爲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的個性的深微底秘密是全公諸於世了，但他們現在被認爲錯了，丹麥的作家兼批評家范博耳(Van Boerg)近撰一書題名無人知道底史特林堡(The Unknown Strindberg)才把這傳統底觀念打破了，那書的意旨在推翻一般前人所謂史特林堡的奇特個性是富於矛盾底部分，范氏收集了許多人不知道的瑣碎史料，證明世上一切史特林堡傳記家的作品確有改寫的必要。

### 羅馬尼亞的世界文豪尼雅歌

許多文學上重要作品都被世界忽略了，原因恐怕是產生它們的恰是那些不三不匹的國家吧。羅曼羅蘭提拔一個不知名的羅馬尼亞作家伊士他帝(Panait Istrati)，因而使他成為近代法國領袖作家之一，尼雅歌(Petar Neagoe)是另一個例子，他之一躍而為世界作家亦由機運促成，假若他老住在本鄉，最幸運他也不過當個教師，或作一個無聲無臭底本地報館的記者而已。但環境逼他離開羅馬尼亞而現身於西方諸國，他用英語寫成的小說東方底太陽(Easten Sun)和一些短篇小說集表現他的偉大底才具，他也許不久會成為一個用英語寫作的特出作家之一。

### 匈牙利作家克麥利的新作

匈牙利文壇近來惹人注目的事件是克麥利(Janos Kemeny)的新作小說狗鬪(Dog Fight)克氏本是一家Transylvanian的書報評論的編輯，這小說的特色是罕見底簡潔、新鮮而富於動作，同時又是五光十色底。它的誕生馬上使它的作者列於歐洲重要作家之羣，但我們想，要是把眼光放遠一些察看，也許還有許多底克麥利困在狹隘疆域的鐵籠裏。

### 身後蕭條底斐基

只要向嫻熟德國文學底人提起斐基魏爾那(S. Fischer Verlag)幾個字已够使他們想起一大堆的事了，斐基的出版社是與許多現代德國文學史的重要名字發生聯繫，他本人是著名的出版家，同時和許多知名之士如托瑪斯曼(Thomasmann)，史利采(Schnitzler)，皮爾荷夫曼(Richard Beer-Höfmann)，霍布曼(Gerhart Hauptman)，及魏斯曼(Jakob Wasserman)等作朋友和顧問，前幾年，當這般文豪和

其他的作家感覺有一個獨立底言論機關的設置的必要時，他便作手創辦一個刊物。那便是近來德國最有權威的雜誌Die Neue Rundschau。這就是斐基先生！但是不幸他是猶太人，德國現今的社會不容許他像從前那樣順利地幹下去，終於鬱抑寡歡地在去年年底死掉了，他死後既沒有悲壯的葬樂，爲他奏弄一曲輓歌，也沒有盛大的殯儀煊赫他的葬禮，最後有國家官吏參加致詞，至於一些短簡的紀念文字都沒有在報上見過，其身後的寂寞，恐怕他生前作夢也沒有想到吧。

#### 蘇俄的文盲詩人

因現世紀的荷馬——高爾基 (Maxim Gorki) 的親願茅廬，史泰爾斯基 (Suluman Stalski) 也許一躍而爲大衆文化革命後所產生的色彩最鮮明底人物吧。史泰爾斯基常在田莊工作後的餘暇創造小詩，而這些詩不久都傳誦於全東達赫斯坦地方了 (East Daphestan)。但當他的詩出版成書以後，而他本人却不能誦讀，因這位老公公並入學校念過書，爲他寫成文字底乃是和他在一塊兒工作的他的親生兒子。

#### 奧底賽的第二十八種英譯本

勞倫斯 (T.E. Lawrence) 譯底荷馬名著奧底賽 (Homer's Odyssey) 近已在牛津出版了，這是奧底賽的第二十八種英譯本，據一般觀察，這並不會是最後的一部英譯本。將來也許有人再譯，消息傳來倫敦麥考來 (London Mercury) 的記者汝士 (W.H.O. Rouse) 已定下這個主意了，勞氏的第二十八種譯本據說是二十八種譯品中譯筆最自然的一部，使讀者對於故事本身所感底困難亦減少許多，所可惜底，是其中用了許多美國流行底俗話，可說美中不足吧。

#### 華次華士的書簡

詩人華次華士 (W. Wordsworth) 的書簡，因其美麗底文筆和清新

底情趣早和他的詩一般地被多數人愛悅着了，因此他的書簡的選集亦不尋常的衆多，但最近牛津出版底選本才算得比較詳盡底一部，這其中，不但包括華氏早年的信札，同時他妹子挑樂賽 (Dorothy Wordsworth) 的書簡亦搜進了，全書共分三部，第一部中有許多特別動人底部分，如華氏爲柯律瑞治 (Coleridge) 在1799的聖誕前夕所描寫底亞士豈瑞基的瀑布 (Askrig Fall)。其他還有許多那時代發行底格式書信。

說這書簡中，很可以看出華氏的爲人，他的生活，思想和感觸，塞林柯蒂教授 (Prof. de Selincourt) 更把它當作一部傳記看，此外更可知道和華氏交往的當時著名文人的言行，如沙賽 (Southey) 及愛遜舊書攤底藍博 (C. Lamb) 等。

# 綠洲月刊 第一卷 第三期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出版

**不 許 轉 載**

編 輯 者	綠 洲 月 刊 社	編 輯 部
	北平松公府夾道十號	電話東局六一九
發 行 者	綠 洲 月 刊 社	發 行 部
	北平松公府夾道十號	電話東局六一九
印 刷 者	綠 洲 月 刊 社	印 刷 部
	北平宣外永光寺西街	電話南局一四四九
廣 告 接 洽 處	綠 洲 月 刊 社	廣 告 部
	北平西單頭條十號	電話西局四八五
全 國 總 經 售	上 海 雜 誌 公 司	
	上海 南京 廣州	漢口 成都 昆明

## 投 稿 簡 章

- (一) 文藝各部門稿件，一律歡迎。
- (二) 譯稿暫時不收。
- (三) 稿末務請註明姓名住址。署名隨意。
- (四) 來稿請附郵票，以便答覆或退還。
- (五) 來稿一經刊登，酌致薄酬。
- (六) 來稿登載後，版權仍為執筆人保留。
- (七) 來稿請直寄北平松公府夾道十號本刊編輯部。

### 價 目 表

每卷六冊，全年十二冊。

訂 購 冊 數	零售		半年	全年
	1	6		
價 格	0.18	1.00	2.00	
郵 費	國 內 (日本同)	0.02		
	國 外	0.25	1.30	2.50

### 廣 告 價 目 表

等 第	地 位	全 面	半 面	四 分 之 一
特 等	底封面外	50.00		
優 等	封面內	35.00	20.00	
普 通	正文中後	20.00	12.00	08.00

三期以上九折半年以上八折全年七折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色紙及彩印價目另議

友夏的生學國青 · 匯總的識知代現

# 叢書月刊

第一輯 · 十二種  
四月起每月刊  
行一種或二種

本叢書由陳望道艾思奇夏征農祝秀俠諸先生主編，包羅廣博，凡社會政治經濟哲學文藝等，現代所必需之知識，一律具備，無論著譯編選，盡都力求精審，以期造成一完美的大眾文庫。每種約八萬至十二萬字，用三十二開潔白厚報紙印，裝製精美，定價低廉。

零售：每冊五角

預定：本埠自取四元  
全輯：郵寄四元五角

總代發行

上海雜誌無限公司

上海四馬路三三四號

## 第一輯書目

灰餘集（散文·批評）

祝秀俠著

新哲學論集

艾思奇著

文學論

森山啓著  
廖璧光譯

哲學思想之史的考察

恩德曼著  
征農譯

望道文集

陳望道著

政治經濟學

吳敏編譯

戰爭論

施各尼林著

藝術論

甘柏石介著  
盛此生譯

唯物論通史

松原宏三著  
陳此生著

大戰以來的國際關係

黃洛峯著

新哲學概論

德永直著

歷史論

服部之總著  
小帆譯





# 叢書月刊

第一種

## 灰餘集

祝秀俠著

最近兩年來，中國的小品文正在向一個新的階段發展着。這本集子，便是作者祝先生在遺小品文發展時期中的收穫，共計四十餘篇，分爲「漫談」「批評」「文藝短論」三輯。以精確的思想，銳利的筆觸，對社會現象，文藝問題，深入淺出地加以分析批評。讀後不但是怡情，而且更能獲益，幫助你認識社會，認識人生。

讀者書房出版

總發行

第二種

## 新哲學論集

艾思奇著

本書共收論文十五篇，分哲學文學自然科學三部。以正確的理论，對哲學上重要問題之探討，各派哲學之批評，近年中國哲學思潮之發展，以及文學上和自然科學上的種種基本問題，都有精闢的分析和闡述。著者的文筆通俗暢達，讀者都早知道。讀了本書，不但使你獲得哲學，文學，自然科學上的許多基本知識，尤其能使你知道怎樣去運用你所學得的理論。

上海雜誌無限公司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西首三二四號

## 金城銀行北平分行及辦事處地址

1	北平分行 兼儲蓄部	西交民巷	電話南局	二三六〇 三六九一
2	南城辦事處 儲蓄部	前外西河沿	電話南局	三五八二 三五八三
3	東城辦事處 儲蓄部	王府井大街	電話東局	一二九〇 二九七〇
4	西城辦事處 儲蓄部	西單大街	電話西局	七十一 九十一
5	北城辦事處 儲蓄部	後門大街	電話東局	九十三 三十三
6	北大儲蓄處	北京大學 第二院	電話東局	十一
7	長辛店儲蓄處	三合莊外 陳莊子街		
8	第一貨棧	西直門	電話西局	三一三
9	第二貨棧	廣安門	電話南局	三〇五

本行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各種儲蓄並倉庫事  
務國內外各都會商埠均可通匯

— 德國醫學博士 —

鄭 河 先

北平大方家胡同三十號

電話東局八八八

DR. MED. HOSIEN CHENG

30 Ta-fang-chia Hutung

Peiping, Telephone E. 888

胃 痛 專 藥

麥 吉 克

主治：

各種胃氣痛，吞酸，胃部痞滿，  
厭食，惡心，嘔吐，飯後苦飢，  
便閉，嘈雜，噯氣，口氣惡臭，  
善飢，酒渴晨嘔，食慾缺欠等…

廣 濟 大 藥 房

北平王府井大街七十六號

電話東局三六零七號

本刊已呈請內政部登記

# 恒興參茸莊

總號：琉璃廠小沙土園 電南二六三九  
支店：楊梅竹斜街 電南一六零八

本店向在著名產區採辦各種吉林野山人參花旗西洋參關東黃毛鹿茸青毛鹿茸雪白官燕四川銀耳自煎山東阿膠鹿角膠虎骨仙膠京製法夏真正西藏紅花於潛野朮落水沉香交趾肉桂細料藥材等貨不惜鉅資精選地道務求佳品皆經醫學家攻求真切效驗卓著馳名遐邇向荷惠顧諸君所贊許如蒙 賜顧請詳認本號招牌交易或來函電格外歡迎 惠購多寡均可寄送呈閱決無致誤

- 1 本莊自前清同治年創設已歷七十餘年
- 2 向守誠實宗旨信用夙著童叟一概無欺
- 3 各貨採選地道精良零整一律批發
- 4 全國出產貨品展覽會特褒予優等獎狀
- 5 出品重量皆以新衡器加一足符各省觔秤
- 6 敬備主顧專用煮炖人參磁罐奉贈
- 7 各埠函購貨物多寡均可擔保妥速郵寄
- 8 如蒙索本號功用價目考核表奉寄不取分文

本期定價一角八分